

開島百年無此會：二十年代香港北山詩社研究

程中山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前言

香港開埠以來，華洋共處，思想自由，經濟繁榮，吸引各方人物聚居生活，城市文化日漸形成。清末民初，大陸政局動盪，很多廣東文人湧入香港，或辦報興學，或避禍隱居，棲遑異地，望國思鄉。於是聯朋結友，切磋文藝，遣寄客愁，雅集頻密，海外吟社(1912年)、潛社(1916年)、香海吟社(1916年)、聯愛詩社(1921年)、竹林詩社(1924年)等紛紛成立，文學風氣漸盛。由於香港地少人多，詩社一般只能假酒家苑囿內舉行雅集，頗為不便。1924年商人利希慎(1879–1928)借出利園山的二班行，方便以莫鶴鳴、蔡哲夫(1879–1941)為首的香港文人雅集，莫、蔡二人於是聯絡當時各個詩社，合組北山詩社，提倡詩詞文藝，響應徵詩者多達百餘人。作品眾多，頗具規模，成為開埠近百年以來香港最大型的詩社。1925年，省港大罷工爆發，社會動盪，經濟癱瘓，直接導致北山詩社解散。

北山詩社創立不足一年，時間雖短，但在二十年代香港詩社分合的過程中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加上以南社社友為骨幹，作品見載《南社湘集》，延續清末民初南社的雅集傳統。相對香港現代文學研究來說，學界對香港古典文學的研究相當薄弱。學者長期認為二十年代香港詩壇以遺老文學為主導，¹其實民初香港文學多元發

¹ 鄭子健〈港九詩話〉云：「廿餘年前，莞人陳伯陶等居九龍，有宋台秋唱之雅集，各紀以詩，對於南宋遺蹟，亦多所闡發，邇後風騷不繼，沉寂久矣。」載黎晉偉(主編)：《香港百年史》(香港：南中編譯出版社，1948年)，頁166。羅香林〈中國文學在香港發展之演進及其影響〉指出：「第三時期香港之中國文學，以隱逸派人士之懷古作品為代表，而隱逸派人士又以陳伯陶、張學華、蘇澤東、賴際熙、汪兆鏞、吳道鎔、丁仁長、何藻翔、桂坵、羅濂等為代表。……第四時期之中國文學，則以學海書樓之講授經學文學，及香港大學中文系之專門研討為代表，而港大中文系之影響尤鉅。」載羅香林：《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香港：中國學社，1961年)，頁197–207。

展，北山詩社百餘位社友雅集之時，遺老很少和應。當前極少學者關注香港古典詩社的發展，加上早期文獻大量散佚，詩壇歷史模糊不清。為了保存文獻，研究香港詩社的發展歷史，探討香港早期文人群體的文藝活動，本文乃從《華字日報》、《南社湘集》等報刊搜羅近千首的北山詩社作品，藉此考述詩社發展始末、社友生平和當日雅集情況，分析作品的題材風格，以反映清末民初香港傳統詩詞文學的面貌，期為學界研究早期香港文學提供參考。

北山詩社發展考述

北山詩社的形成

北山詩社所在地利園山，原稱東角山，位於香港島銅鑼灣西南部。渣甸勿地臣洋行（簡稱渣甸洋行，後改稱怡和洋行）購得此山後，改稱渣甸山，山上建有洋行總經理（大班行）、副經理（二班行）寓所、丁役宿舍、倉庫馬房、亭臺等，又遍植榕樹、繁花異卉，環境優美，往來方便，汽車可直達山上。²後來渣甸洋行遷往中環發展，並於1924年1月17日以三百八十五萬港元將渣甸山及相關樓宇售予商人利希慎。利氏遂改山名為利園山，計劃移山建房出售，並與香港政府取得協議，將開山之土移填北角海旁，進一步開拓北角填海地區，可是事與願違，協議作罷。³利希慎於是重新規劃利園山的發展，籌建利園遊樂場，設有戲院、夜花園、茶室酒家、溜冰場等，成為香港新興的大型遊樂場。

當時任職太古洋行海口買辦的收藏家莫鶴鳴（名漢，號養雲），⁴徵得利希慎同意，借用原渣甸洋行的二班行樓宇兩年，以為同人雅集之用。後將所藏紫檀傢俱陳設其中，並改名為北山堂。趙藩（1851–1927）〈北山堂額跋尾〉云：

香港渣甸山，地幽而面豁，多數百年林木，島市開後，西人建樓於山頂，亦閔敞。今甲子之春，新會希慎利君，以番餅四百萬圓，購是山而有之，將夷為平地，構屋居數百人家，而未忍古樹之遽摧於斤斧也，則以二年為期，借

² 詳參勞緯孟（述）、莫冰子（記）：《五十年人海滄桑錄·記利園山賞菊雅會》，載1955年11月10、11日《華僑日報》。

³ 利德蕙云：「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七日，蘇格蘭Dumfriesshire, Comlongon Castle的鄉紳John William Buchanan Jardine將銅鑼灣土地以\$3850960.35價格售予利希慎置業有限公司。……當祖父〔利希慎〕購入銅鑼灣地產時，與香港政府協訂用銅鑼灣山泥土為北角填海，將來祖父有權發展新填的土地。但成交後，香港政府毀約，決定改用政府公地摩理臣山泥土。」見利德蕙：《利氏長流》（加拿大渥太華：Calyan Publishing Ltd.，1995年），頁30。

⁴ 莫華釗：〈香山莫氏家族〉，載莫華釗（主編）：《澄懷古今：莫氏三代珍藏》（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09年），頁13。

與廬港同人為游樂地。鶴鳴莫君慨然出所藏紫檀几案數百事，供廈之陳列。美哉二君之用心，與人同樂，斯大同之先聲也。書來乞題榜，余欣然命筆，且跋而贈之。滇南石禪老人趙藩。⁵

此文約作於1924年的下半年，曾為蔡哲夫（名守，號寒瓊）錄載1924年9月19日《華字日報》，略有異文，如「書來乞題榜」句作「寒瓊書來索題榜」，由是可知除了莫鶴鳴外，蔡哲夫亦參與籌劃北山堂。北山堂的命名，與詩社初名愚公窠，俱用《列子·湯問篇》北山愚公移山的故事，以寓利園山主人利希慎移山建房的決心。

莫鶴鳴、蔡哲夫原為南社廣東分社（世稱粵社）的骨幹成員。1920年，蔡哲夫自廣州來香港，協助莫鶴鳴打理赤雅樓古玩店。蔡哲夫其時聯同何鄒厓（1865–1930）、崔師貫（1871–1941）、潘蘭泉等組織赤雅社，⁶切磋金石書畫文藝。鑑於利園山花木環繞，亭石幽深，再加上大批文人流寓香港，雅集無地，莫鶴鳴遂向利希慎商借原二班行作為雅集場地。利氏亦「欲以風雅為商業倡」，⁷藉此吸引市民前來利園山遊玩，故欣然允許。莫鶴鳴有〈謝利君希慎借查甸山結吟社〉四首紀之，其一云：

借得山莊深復深。相逢把臂入幽林。主人假我一何厚（渣甸山原價肆百萬元），不止千金與萬金。（袁子才〈寓孫氏寶石山莊〉詩：「借得孫莊勝畫圖。行裝飛送入冰壺。主人贈我千金值，三面雲山一面湖。」）⁸

莫氏於詩中感謝利希慎借出場地，方便吟友把臂山林，賦詩詠物，推動風雅盛事。

由於得到利氏支持，莫鶴鳴正式入主二班行為愚公窠主人，並與蔡哲夫籌組成立愚公窠詩社。1924年8月20日發出〈愚公窠詩社小引〉徵詩云：

香島受南溟之激盪，孤懸海中，闐闐雲連，市聲雷响，繁絃急管，大酒肥魚，語乎風雅，蓋去海上遠矣。比年我國兵戈擾攘，名士過江如鯽，結習未忘，稍樹騷壇之幟，於是有「潛社」之結合。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未嘗不可消遣客子光陰。顧社址難尋，招集匪易，重以人事牽率，離合靡常，雖餘韻之尚存，覺前塵其已渺。嗟乎！肩荷辭統，固若斯其艱鉅也。銅鑼灣之西

⁵ 〈北山堂額跋尾〉，原載1924年9月19日《華字日報》；手稿載香港學海書樓（編）：《翰墨流芳》（香港：學海書樓，2003年），頁142–43。

⁶ 蔡哲夫《牟軒邊瓊》云：「余曩歲避地香港，與莫養雲、何鄒厓、崔今嬰等結赤雅社。名其閣曰『海騷』。」載1934年9月12日《香港中興報》。

⁷ 1941年楊鐵夫〈長亭怨慢·讀慈博詞，因憶查顛山初掘鑿時，主人欲以風雅為商業倡，余亦狗彘戲中演員之一，地既幽曠，酒肴亦豐腴，及聲氣既開，主人意倦，局以屢變，而竟至於散。今偶到憑眺，古榕雖存，而諸人多物故者，因借題抒感爾〉，載楊鐵夫：《五卮詞集稿》，收入《楊鐵夫先生遺稿》（香港：楊百福堂，1976年），頁58。

⁸ 1924年9月15日《華字日報》。

隅，有愚公窳者，峙於小邱之上，風景佳絕。孤嶂造日，戴以玉樓，茗茗亭亭，恆有落勢，頰視眾島，浮龜出沒，雲海微碧，光搖頗黎，置身其中，如在天際。今秋中元後一夕，窳主人歎諸友于此，偶談及「潛社」事，慨然有光復之思。語其友蔡子哲夫曰：「吾粵自四方多難，風雅迹熄，選事者且多不軌之音。吾儕遯諸山巔水涯，抱殘守缺，作東南之楮柱，此其樂寧有極耶？」乃相與再約，闢詩社于此，花之晨，月之夜，相與命儔歡侶，刻燭擊砵，庶幾有浣花之感乎。⁹

小引不署撰者姓名，提及香港民初文人組結的潛社，指出「社址難尋，招集匪易」，「人事牽率」，使潛社衰落，故諸人「慨然有光復之思」。由是可知，莫鶴鳴於中元後一夕（8月16日）招集文人在利園山組結愚公窳詩社，繼承潛社的雅集傳統，此日可視為創社日期，蓋詩社第一會便以〈甲子中元後一夜愚公窳玩月〉為題。

潛社是民初香港頗為活躍的詩社，由勞緯孟（1874–1958）、譚荔垣（1857?–1939）、何冰甫、張雲飛、葉茗孫（1888?–1943）、潘蕙疇（1881–1925）等人於1916年成立，社友大多任職《華字日報》、《循環日報》等，以詩鐘創作為主，亦及詩歌。詩社初在跑馬地樟園雅集，後來與以張秋琴、王子恕、黃屏孫等為主的香海吟社（一名香海吟壇）合併，但因場地不足之故，時往太白樓、陶園等園囿酒家雅集，¹⁰斷斷續續地運作至1923年。在莫鶴鳴、蔡哲夫的招邀之下，潛社社友前赴利園山雅集，勞緯孟〈甲子中元後一夜愚公窳玩月〉詩自注云：「樟園舊址，去此窳不遠。丙辰（1916）結潛社園內。翌年，又築風雨樓，忽忽又十年矣。」張秋琴有句云：「憶從潛社游，催詩每刻燭。携硯新樟園，襟袖染山綠。或登太白樓，石塘繞紆曲。三五值良宵，詩鏡倍清足。□自情事遷，此會不恆續。何意愚公窳，對月生感觸。月有圓缺時，人事往而復。」聽濤句云：「潛社前塵猶可追，浣青辭統肩荷之。」周竹鄰亦云：「樟園風雨記題樓，山北堂開續舊游。」¹¹諸人莫不深喜利園山雅集，重溫潛社舊夢，可知北山詩社成立與潛社關係密切。

除了潛社外，1924年春鄒靜存（1874–?）、呂伊耕（1865–?）、周竹鄰、楊苦山（1872–?）等人在港島南唐酒樓組織竹林詩社，唱酬頗密，楊苦山〈靜泉、伊耕、嘯

⁹ 1924年8月20日《華字日報》。

¹⁰ 1943年勞緯孟〈弔葉茗孫〉云：「君來港後，設帳授徒，顏曰葉館，蓋沿廣州舊日大館之名稱也。其時余亦來港，主《世界公益報》筆事，君約余與旅港諸友結詩社，而名之曰『潛』。每雅集於樟園（地在今之鳳輝台）及太白樓、陶園等處，迭為詩鐘句之推敲，自是而詩酒之會，恆不輟焉。」載葉茗孫：《葉茗孫先生詩集》（香港：遠東印務公司，1975年），頁一下。

¹¹ 勞緯孟詩，載1924年8月23日《華字日報》；張秋琴詩，載1924年8月28日《華字日報》；聽濤詩，載1924年8月29日《華字日報》；周竹鄰詩，載1924年9月9日《華字日報》。

廬、竹鄰諸君子等結詩社於南唐酒家，邀予聯吟製句，先呈諸社友為贊》一詩可證。¹²其後，竹林詩社社友也獲邀前赴利園山雅集，楊苦山〈莫君鶴鳴招集勝流結愚公窠詩社，承柬赴會，奉呈兩首〉詩云：

不患後來無作者，最難世上有愚公。主人倘抱移山願，哀廢猶堪効瞽朦。
海天愁思萬千重。到處姑留飄泊踪。正是吹竽階食頃，寺樓又報飯僧鐘。（南唐酒樓詩社適於同日會課，告假先退。）¹³

楊苦山詩自注提及「南唐酒樓詩社」，原名應為「竹林詩社」，蓋詩社往往在南唐酒樓雅集，故又名之。後來北山堂很快成為各詩社共同雅集的地方，而竹林詩社亦迅速與北山詩社合併，呂伊耕〈賀新郎〉自注云：「僕與聽泉輩假座南唐結『竹林詩社』」、「今則南唐、北山詩社統一。」¹⁴可見北山詩社促使民初香港詩社合併，集中文人，提倡風雅。

此外，莫鶴鳴及蔡哲夫曾結赤雅社，成員多為南社廣東分社社友，蔡哲夫後來更是北山詩社的主持人。勞緯孟回憶云：「北山詩社由莫君鶴鳴發起及主持，而社事多屬順德蔡君哲夫（守）執行。」¹⁵這可以肯定社務實際由蔡哲夫主持執行。蔡哲夫原是民初叱吒風雲的南社巨子、廣東南社社長，並領導廣東南社在廣州舉行雅集，作品不少。¹⁶1920年蔡哲夫南來香港，廣東南社停止運作。後來蔡哲夫主持北山詩社，在其振臂一呼下，當時很多流寓香港的廣東南社社友如劉伯端（1887–1963）、張雲飛、鄭天健（1900–1975）等紛紛前往利園山雅集，成為北山詩社的中流砥柱。鄭天健《水心樓詩話》云：「甲子（民十三）之秋，南社粵集於香港渣甸山愚公窠，主其事者蔡寒瓊哲夫，余與楊鐵夫、鄧爾雅亦與焉，今諸人已逝矣，黃鑪腹痛，常用愴然。」¹⁷鄭天健提及當時與楊鐵夫（1874–1943）、鄧爾雅（1884–1954）等南社社友參與

¹² 1924年8月20日《華字日報》。

¹³ 1924年8月26日《華字日報》。

¹⁴ 呂劍三〈賀新郎·甲子九日登北山堂用後村韻〉上闕：「我輩非年少。趁斯時、花黃霜白，竹林琴嘯（僕與聽泉輩假座南唐結「竹林詩社」）。回想南唐推敲日，每歎筆精墨妙。經幾度、團圓蟾照。騷客精神固抖擻。到如今、南北歸并了（今則南唐、北山詩社統一）。來此地，仰天笑。」載1924年10月31日《華字日報》。

¹⁵ 勞緯孟：《五十年人海滄桑錄·記利園山賞菊雅會（二）》。

¹⁶ 如1917年「丁巳閏二月初三日南社廣東分社假座六榕寺第一次雅集分韻詩」四十四首，載柳亞子（編）：《南社叢刻》（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影印，1996年），第21集，頁5623–44。有〈丁巳正月二十日，南社同人游六榕寺，看梅花重放，得詩二絕〉唱和詩，載柳亞子（編）、馬以君（點校）：《南社叢刻第二十三集、第二十四集未刊稿》（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4年），頁259–63。

¹⁷ 鄭天健：《水心樓詩話》，載鄭天健：《水心樓詩詞遺作集》（香港：自印本，1986年），頁68。

北山詩會，又潛社勞緯孟、何冰甫等人亦是南社社友。據現存資料所見，參與北山詩社的南社社友有三十七位，其中十七位見載柳亞子(1887-1958)〈南社社友姓氏錄〉，屬於南社舊社友；其餘二十位見載《南社湘集》，相信是在北山堂雅集時經蔡哲夫等新介紹加入的。¹⁸

由於南社社友眾多，社友間或稱雅集為南社雅集，如1925年上巳唱和詩，鄒靜存有〈上巳寄南社諸子和寒瓊韻〉、張雲飛有〈上巳雨中寄南社同人次哲夫兄韻〉，詩題均直稱南社，與《水心樓詩話》只提及「南社粵集」而不及愚公移或北山詩社之名，同出一轍，因此北山詩社可以說是廣東南社的影子詩社。另外，1923年5月柳亞子組織新南社，響應新文化運動，接受白話文，¹⁹蔡哲夫則與長沙傅熊湘(1883-1930)等南社社友提倡保存南社舊觀，舊觀即〈南社湘集簡章〉所云「提倡氣節，發揚國學，演進文化為宗旨」、社刊「均以文言為準」，發展新社員，出版《南社湘集》，積極抗衡新南社。²⁰後來北山詩社曾於重九、上巳日舉行徵詩雅集，實際是遵從〈南社湘集簡章〉「每年上巳重九各舉行雅集一次」的規定。因此北山詩社中南社社友的作品被蔡哲夫分期編入《南社湘集》，²¹以示廣東南社在香港開枝散葉。²²總而言之，在蔡哲夫

¹⁸ 按三十七位南社社友：朱蘭英、張光蕙、張雲飛、莫漢、陳菊衣、馮玉、葉敬常、潘蕙疇、蔡哲夫、鄧爾雅、盧卓民、盧諤生、繆默安、談月色、張傾城、劉伯端、劉筱雲，共十七人，屬於南社舊社友，見柳亞子：〈南社社友姓氏錄〉，載柳無忌(編)：《南社紀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181-232。何冰甫、呂伊耕、呂素珍、李佩瓊、沈天素、林月裳、胡麟閣、區月恆、崔叔朗、崔師貫、曹聽泉、陳冠千、勞緯孟、黃冷觀、楊苦山、楊鐵夫、鄒靜存、鄧小蘇、鄧夢湘、羅賽雲，共二十人，屬於南社新社友，其作品見傅熊湘(編)：《南社湘集》，民國珍稀期刊本(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6年)，第1-7期；蔡哲夫(原編)、楊玉峰(編)：《蔡哲夫手鈔南社湘集附錄》(香港：國際南社學會，1999年)。

¹⁹ 參柳亞子：《南社紀略》，頁90-110。

²⁰ 〈南社湘集導言〉：「比年以來，時局變遷，友朋星散，社事日就衰歇，其能歲有雅集、流連觴詠、存念故舊者，厥惟長沙一隅。而海上諸社友又別有『新南社』之組織，其宗旨蓋亦稍異，同人為欲保存南社舊觀，爰就長沙為南社湘集，用以聯絡同志，保持社事，發揚國學，演進文化，語其組織，別其簡章。」〈南社湘集簡章〉：「(一)本社以提倡氣節，發揚國學，演進文化為宗旨。……(六)本社每年上巳重九各舉行雅集一次，地址及雅集費由書記先期通告。……(七)社刊內容……均以文言為準。」載《南社湘集》第1期，頁3。柳亞子〈我和南社的關係〉：「該社揭槩『繼續南社，就長沙組織，以提倡氣節，發揚國學，演進文化為宗旨』，而於《社刊》說明『均以文言文為準』，這便是和新南社對抗的主因了。」(《南社紀略》，頁110)

²¹ 張惠儀、朱琦分別指出南社於1927年在香港成立，觀點值得商榷。見張惠儀：《香港書畫團體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1999年)，頁139；朱琦：《香港美術史》(香港：三聯書店，2005年)，頁48，281。

²² 馬以君〈南天張一軍「粵社」述評〉云：「〔1921年〕『壽蘇會』以後，粵社已成強弩之末，慢慢地無聲無息的餘波中不了了之地消失了。」載馬以君(主編)：《南社研究》第5輯(廣州：下轉頁285)

的主持下，北山詩社合併了潛社、竹林詩社、赤雅社、南社，凝聚香港文人，尤其是團結南社社友抗衡新南社的作用亦不可忽視。

另外，參與籌組詩社者如勞緯孟、何冰甫、潘蕙疇(惠風)等均為報人，潘蕙疇更是香港最暢銷報紙《華字日報》的總編輯，諸人極力支持詩社雅集，《華字日報》便成為北山詩社的通訊處，作品投寄、彙集、登載，以及雅集通知均由報紙收發，其中《華字日報》編輯勞緯孟直接幫助最大。²³ 詩社作品由是長期在報章上連載，吸引很多讀者投稿響應，壯大詩社規模，影響一時。

據現存報紙所載，第一會〈甲子中元後一夜愚公窆玩月〉收到四十二人所作的六十七首作品，²⁴ 第六會〈題聽泉撫琴圖〉收到一百首和作，就應社人數與作品數量而言，在當時香港文壇上可算是空前盛事，蔡哲夫感歎云：「開島百年無此會，卻從今夕付吟流。」²⁵ 9月16日，第五會「八月拾五夜北山吟社(愚公窆)擬題」，「北山」與「愚公窆」二名並列，象徵詩社開始醞釀改名之舉。其後9月23日仍用「愚公窆詩社題目」徵詩，到了9月27日第七會正式用「八月廿九日北山詩社擬題」，10月1日所載詩詞分別標明為「北山詩社詞選」、「北山詩社詩選」，而舊名「愚公窆詩社」從此被替代了。

北山詩社社友與雅集

北山詩社成立時，在報紙上公開徵詩，人人自可投卷應社，因此詩社對社友沒有嚴格的入社要求，作品長期選載報上，推動了詩詞創作的風氣。可惜詩社作品沒有正式刊行而散佚，目前僅據《華字日報》、《南社湘集》輯錄所得，亦非全貌。統計約有一百三十餘位社友，其中有生平可考的約八十餘位(詳參附錄二)，而不可考的約有四十餘位。不可考的社友，多在投稿時不具全名，以字號代替，距今年代久遠，無法一一查考。以成立不足一年的詩社來說，其招集社友之多、規模發展之快，在香港詩社發展史上實屬罕見，應為戰前香港最大的詩社。

〔上接頁284〕

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4年），頁126。按：馬氏看法值得商榷。又陳雅飛〈「國畫研究會香港分會」及其相關問題〉云：「20年代後半期活躍於香港的『南社湘集』香港分社。」載廣東省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辦)：《守望傳統：廣東國畫研究會，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三七年》(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06年)，頁27。按：陳氏描述不甚準確。²³ 吳天任《何翮高先生年譜》曰：「據緯孟孟丈來函，……每次吟侶所為詩詞，均由弟分送報章發表，亦曾載於民十五六年南社詩文集云云。」載何藻翔：《鄒崖詩集：附年譜》(香港自印本，1958年)，頁158。

²⁴ 本文統計北山詩社社友及社課作品之數量，乃據《華字日報》、《南社湘集》所載，實際數量恐不止於此。

²⁵ 蔡哲夫：〈甲子中元後一夕愚公窆玩月〉，載1924年9月15日《華字日報》。

北山詩社社友大部份是廣東人，在香港主要從事文教工作，很多都是當時文化界的精英。不少社友任教私塾，如張秋琴於文武廟義學及堅道一號設館授徒，呂伊耕於堅道設伊耕學塾授徒，葉茗孫於上環永樂街設塾授徒，俞叔文(1874–1959)設叔文書塾授徒。也有任教學校的，如崔師貫在子褒學校教書，陳冠千任教香港皇仁書院，何鄒厓則講學於學海書樓，楊鐵夫亦掌教中學。亦有社友專於書畫鑑定，如莫鶴鳴、蔡哲夫共設赤雅社，從事藝文創作及書畫古董鑑定等，而潘蘭泉、鄧爾雅、張谷雛(1891–1968)、李孝頤、張雲飛等擅於茶壺鑑定、書畫篆刻。至於最為突出的社友，莫如任職報界的勞緯孟、何冰甫、盧諤生(?–1951)、譚荔垣等，都是民初香港著名報人，長期在各大報紙發表言論，甚具名望。在加入詩社前，諸人已常詩歌唱酬，除了1916年成立的潛社外，何冰甫與社友劉伯端、劉筱雲(1884–1962)等早在1912年已聯結海外吟社，月旦詩鐘，切磋詩詞，推動文藝風氣，作品俱載《華字日報》，所以北山詩社的成功發展，其中報界社友的貢獻很大。除此之外，還有經營生意的，如胡麟閣(1855–1925)在港經商數十年，湯龍驤(1882–1960)經營陶業，熊長卿則曾開設茶肆，張雲飛、區少瀚更為當時的名醫。

再者，社友之間又明顯存在師友、家庭的密切關係，如鄒嘯荃為鄒靜存叔父，沈仲克為鄒靜存老師，楊德灌為楊苦山之子，鄧小雅(1901–?)為鄧爾雅之子，何鄒厓為鄧爾雅之師等。另外，社友中還有二十位是女性，其背景並不平凡，馮孔嘉為莫鶴鳴側室，擅書法；張傾城為蔡守夫人，談月色(1891–1976)為側室，俱工詩畫；鄧夢湘(1866–1930)為晚清著名御史鄧承修(1842–1891)之女，工書法；鄧小蘇則為崔師貫女弟子，嘗與崔氏等合辦養中女子中學；潘靜修為楊鐵夫女弟子；至於蔚英、澄心、若蓮、傅韻雄、區月恆、李佩瓊等或為南社社友，或工於詩詞書畫，展現民初香港閨秀多才多藝的特點，更重要的是從以上人際網絡中反映出北山詩社在師友、家庭、文藝之間，產生很大的凝聚力，規模迅速壯大。

北山詩社成立初期，每周一次雅集，由莫鶴鳴、何鄒厓、鄒靜存等命題，投稿響應者眾多，累積作品約近一千首。期間，社會名流如傅金城(1896–1960後)、伍憲子(1881–1959)等也響應賦詩。不過，可能因為詩社中多南社社友，所以當時思想保守、政治立場鮮明的香港前清遺老除了何鄒厓外，如陳伯陶(1855–1930)、賴際熙(1865–1937)、陳步墀(1870–1934)等均未見和應。²⁶其實，社中崔師貫、張秋琴、姚仲衡等人與諸遺老關係良好，故或可能詩社仍屬於草創階段，社友尚未積極與遺老交流切磋。

詩社第一會徵詩啟事與〈愚公窳詩社小引〉同日在《華字日報》登載，如下：

²⁶ 何鄒厓除了參加北山詩社雅集外，也在北山堂參與整理陳澧遺稿的工作(下文將詳述)。張惠儀稱北山詩社為遺老的雅集，值得商榷。見張惠儀：〈粵籍遺老書法家與二十世初期香港書壇〉，載林亞傑、朱萬章(主編)：《嶺南書學研究論文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112。

愚公窳詩社第一會詩題

甲子中元後一夜愚公窳玩月(不拘題韻)

歡迎投卷，由本報彙收限七月廿叁日星期六截止，函面請注明「愚公」類字。

載報為1924年8月20日，截止收稿為農曆七月廿三日(8月23日)，時間頗短。在截止兩日後(8月25日)，又載第二會徵求〈北山亭品茗〉，農曆八月初一日(8月30日)截止，時間亦緊湊，基本上每週一次詩課。自第三會開始，沒有設截稿時限，社友可以補作前題，或延遲交稿，作品再選載報上。

北山詩社成立之前，香港一般詩社如海外吟社、潛社、香海吟社、聯愛詩社等均以創作詩鐘對聯為主，偶及詩詞；當然也有詩社以創作詩歌為主，不作詩鐘，如蓮社(1922年)、上水青年詩社(1920年)便是，青年詩社社課更以詠史、詠物、模擬為主題。²⁷北山詩社的社課不作詩鐘，集中創作詩詞，尤其提倡和詞，在當時甚為罕見。再者，社課多就詩社所在利園山的地理環境關係，以山中事物如曼陀石、連理榕、玩月、聽雨等，即事命題，靈活多變，頗見特色，如第三會啟事云：

曼陀石(不拘體韻)

愚公窳有山石，挺聳人立，高丈有強，狀如僧頭，圓而禿，因名曰曼陀，臨海，又類胡賈望波羅云。鄒厓逋者記。²⁸

詩題下有小敘附記，撰者為「鄒厓逋者」，即社友何鄒厓(藻翔)。其他如〈中秋夜月集北山亭分賦一詞〉為莫鶴鳴命題，〈題聽泉撫琴圖〉為鄒靜存命題，〈賀新郎·甲子九日登北山堂同用後村韻〉則為利園山主人利希慎親自命題。每次命題，除和韻及和詞外，基本上都不拘體韻，古體律詩，詩詞俱可，自由創作，旨在吸引更多投稿者，壯大詩社。甚至舉行活動，如大型賞菊大會，粵劇名伶唱曲，茗酒圍爐，聯誼社友，命題唱酬，盛況持續，詩社得以維持下去。

北山詩社的解散

至於北山詩社總共舉行多少次雅集，因現存1925年上半年的《華字日報》殘缺甚多而無法考訂，²⁹但可據1925年1月20日新聞版所發出雅集通訊而略知一二：

渣甸山愚公窳同人，定舊歷本月十九日社集，作東坡生日紀念，其第十六會擬題云「甲子十二月十九日集北山堂祝坡仙生日」，不拘詩詞。

²⁷ 蓮社文獻，參《香江晚報》(1922-1923年)。上水青年詩社，參《上水詩社集吟》(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藏影印鈔本)。

²⁸ 1924年9月2日《華字日報》。

²⁹ 1925年《華字日報》(微縮膠卷)缺5月至10月之報紙，而僅存數月亦多殘缺。

可知詩社至1925年1月下旬已開辦十六次詩課。據現存文獻所見，是次為詩者不多，作品才數首而已。報紙上所見最後一次的徵詩啟事是在4月1日，當時詩社尚未解散，啟事十分簡單：「北山詩社擬題，上巳值雨社約多阻為此寄懷諸子。」可知當年三月三日上巳的社約未果，故以寄懷為題，響應者只有二十多位社友及長沙南社社友，作品別錄為「乙丑上巳香江倡和詩三十三首」，附載《南社湘集》第2期。³⁰北山詩社在1925年初開始不振，這可能因年近歲晚社友陸續回鄉度歲，³¹又有社友胡麟閣、潘蕙疇、謝棟臣於是年去世，³²再加上雨季來臨，影響雅集。³³

1925年6月，香港、廣州工人因反英而發動大罷工運動，全港罷工罷市，大批工人返回廣州，社會動盪，人心惶惶。崔師貫有〈五月香港旅民罷役絕市，五季來再見矣，山居敝門，消息阻斷，如在圍城中，書示學子〉五古一首紀事。³⁴社友或離港回鄉，或杜門不出，如蔡哲夫〈九日寄靜存〉云：「與君祖別近重陽。一席清風想馬當。海市坐看成藥市，錢囊入節化萸囊。不期亂世能高會，最憶詩人在異鄉。松菊北山如有待，何時返櫂共傾觴。」³⁵此詩乃後來蔡哲夫於重陽日寄給已離港的鄒靜存，希望他可回港重與雅集。畢竟當時罷工運動愈演愈烈，社會不安，經濟衰退，香港幾成廢港。成立不足一年的北山詩社，原本由各香港詩社合組而成，社友背景不一，整體根基尚未穩固，經不起時局的考驗，如楊鐵夫所云「聲氣既開，主人意倦，局以屢變，而竟至於散」，至為可惜。³⁶蔡哲夫〈乙丑中元後一夕，與今嬰、靜存登北山樓玩月用去年韻〉亦云：「開島百年無此劫，坐看滄海有橫流。倒懸待解憑誰解，妄想真休未許休（東坡句「此景眼前都妄想，幾人林下得真休」）。明日今宵都俗了（今嬰語），騷壇易歲可尋不。清尊亂世知難繼，猶得三人共倚樓。」³⁷此詩寫於1925年中元節後一日，距北山詩社成立之時，剛好一週年，但北山堂已物是人非，只有蔡哲夫與崔師貫（今嬰）、鄒靜存三人登樓玩月，場面冷清。首句「開島百年無此劫」，即指香港工人大罷工的劫數，「騷壇易歲可尋不」，指雅集盛會難繼。其〈乙丑

³⁰ 載《南社湘集》第2期，附錄，頁767-76。

³¹ 盧卓民有〈送譚嘯公歸羊石〉，載1924年12月17日《華字日報》。

³² 如胡麟閣卒於1925年正月二十一日。參呂伊耕：〈胡麟閣先生墓誌銘〉，載《南社湘集》第2期，文錄，頁472。

³³ 如呂素珍〈和寒瓊韻寄南社諸子〉：「時逢上巳宜乘興，一雨兼旬可奈何。」莫鶴鳴〈和寒瓊韻寄南社諸子〉：「入春一雨兼旬日，良友相思曹與何。」載《南社湘集》第2期，附錄，頁771-72。

³⁴ 崔師貫：《北邨類稿》（1933年順德大良中和園刊本），頁一下。

³⁵ 蔡哲夫（著）、談月色（編）：《寒瓊遺稿》（1943年刊本），頁二十下。

³⁶ 楊鐵夫〈長亭怨慢〉之小序，載楊鐵夫：《楊鐵夫先生遺稿》，頁58。吳天任《何鬪高先生年譜》亦云：「據緯孟丈來函，謂北山詩社始於民十三甲子六七月間，至民十四乙丑夏，港地大罷工，因之停歇。」載《鄒崖詩集》，頁158。

³⁷ 蔡哲夫《寒瓊遺稿》，頁二十下。

中秋與今嬰海旁步月)亦云「一年高會成陳迹，卅闕清詞各擅場」，³⁸表明北山詩社已解散多時，也確定詩社的運作時間不足一年。

北山詩社雖然解散，但是莫鶴鳴、蔡哲夫依然在利園山活動，因為香港商人高隱岑(蘊琴，?-1927)購得陳澧(1810-1882)未刊稿六百餘冊，莫鶴鳴、利希慎、莫幹生(1882-1958)、莫詠虞等於是倡議整理遺稿及出資刊行，並邀得何鄒厓、鄧爾雅、崔師貫等人在北山堂負責校訂，³⁹而蔡哲夫則為之統籌，校訂工作於1928年利希慎被行刺去世而停止。所以1925年夏詩社解散後，仍有南社社友往來利園山，時有唱和，如1925年重陽節，依照〈南社湘集簡章〉舉行雅集，盧卓民、勞緯孟、潘靜修、蔡哲夫等人有詩紀事，蔡哲夫〈重九南社全人北山雅集〉：「猛憶去年秋禊事，清詞卅闕賀新郎。」⁴⁰盧卓民〈重九北山堂雅集〉：「秋光此日北山好，風雅寢衰南社張。」⁴¹兩人猶憶去歲北山詩社之盛，慨嘆如今盛會不再，亦由於只有南社社友參與雅集，故詩不及北山詩社之名。是年姚可菴有〈香港雜詠·北山詩社〉「文采風流未消歇，北山重見草堂靈。憑君一發吟哦趣，賦到梅花筆未停」歌詠詩社，並自注云：

去年鄒靜泉、利希慎、莫鶴鳴諸君，在利園愚公窰內關北山堂，招集文人為詩酒之會，流連唱和，盛極一時。今年則由南社社員，於春秋佳日，醵資在此雅集，然重陽開會僅得二十餘人，無復去年之盛矣。⁴²

姚可菴指出1925年重陽雅集只有二十多位南社社友與會，無復去年之盛。其後，北山堂借期兩年屆滿，南社社友已不在利園山雅集，如1926年江孔殷(1865-1952)〈重陽後一日南社諸子有九龍石鼓山莫氏墅集之約，余先期歸廣州卻寄〉一詩，⁴³便可知南社在利園山以外的地方雅集。又1927年蔡哲夫〈丁卯九月十三南社全人雅集于陶

³⁸ 同上注，頁二十上至二十下。

³⁹ 陳德芸〈廣東未刻之書籍〉云：「《東塾先生遺著》……所餘由羅原覺介紹，售於香港高隱岑。時南海崔百越(師貫)主高氏家，代為保存，占全書四份之三。後由中山莫鶴鳴(漢)提議，延請專家，在利園分任校訂，以為刊印之預備。預計經費一萬元，莫鶴鳴、莫幹生、莫詠虞、利希慎四人分任。請何翹高(藻翔)校經部，鄧爾雅校史部，崔百越校子部，某君校集部。校完之稿，僱員抄寫。經部校得最多，集部似未著手。兩年以來，支過經費四千餘元。後因利氏死於意外，校書地點受牽動，遂〔遽〕爾中斷。」載廣東文物展覽會(編)：《廣東文物》(香港：中國文化協進會，1941年)，下冊，卷九，頁879-80。按：稿名《東塾遺稿》(北山堂鈔本)收入《續編清代稿鈔本》。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中山大學圖書館(編)：《續編清代稿鈔本》(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8至88冊。

⁴⁰ 蔡哲夫：《寒瓊遺稿》，頁二十下。

⁴¹ 1925年11月23日《華字日報》。

⁴² 1925年12月13日《華字日報》。

⁴³ 江孔殷：《蘭齋詩詞存》(民國刊本)，卷三，頁十七下至十八上。

園即題胡少蘧寫圖》，⁴⁴反映南社在石塘咀陶園酒家雅集。後來北山堂曾借為書畫展覽，而利園山除了遊樂場外，時借為電影公司拍攝場地，最後由嶺英中學長期租借整個利園山為校舍，直至戰後被夷平為止。

自北山詩社解散幾年後，社友又各自結社，如張秋琴、譚荔垣、張雲飛等於1931年聯同居港遺老創立正聲吟社，原潛社社友葉茗孫、區少瀚、羅月孫等諸人於1932年重組新潛社，⁴⁵依然雅集活動，恢復北山詩社成立以前的舊貌。總而言之，北山詩社在二十年代香港詩社發展史上承上啟下，其規模及作品數量之盛，更可視為二十年代香港詩壇的盛大巡禮，因此在香港文學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

北山詩社的詩詞探析

重振國粹、思鄉遣興

北山詩社成立初期，每周設有社課，主要徵詩，未及詞作。首會〈甲子中元後一日愚公移玩月〉，凡得四十二人所作六十七首作品，整體水平尚好，表現社友重振國粹、思鄉遣興的結社思想。胡麟閣詩云：

傳聞昔有愚公谷，明月松間別有天。今日愚公仁且勇，披榛闢莽移山巔。經營海外蓬萊島，甲子孟秋集羣賢。結構樓臺繞蒼翠。牆頭花影含秋意。騷壇初課愚公移，李杜高才聯袂至。曲徑舉頭月尚圓，細談風月愚與智。飛觴醉月飲葡萄。對影深林秋月高。好客主人邀雅詠，醉吟有興即揮毫。遨遊飲畔冰輪朗，晚望柴灣萬頃濤。⁴⁶

胡麟閣，別署珠江，少日攻舉業，屢不得志，年十九來港，經商五十多年。此為其第一首應社作品，七言古詩，情感真摯，詞藻優雅，轉折自然，敘事清圓細緻，寫景優美，「飛觴醉月飲葡萄」、「醉吟有興即揮毫」，尚見豪氣，可見社友把杯賦詩，雅興濃烈。胡氏營商，而其作品平穩，反映當時商人的詩歌水平不低，呂伊耕評其詩：「玉潤珠圓，體雖稍弱，然句研字鍊，固已逮于古作者之林矣。」⁴⁷評價尚為中肯。「李杜高才聯袂至」句，可見胡麟閣以李白、杜甫相許詩社同人，側面反映出社友熱愛傳統詩歌。聽濤的同題詩更云：

⁴⁴ 蔡哲夫：《寒瓊遺稿》，頁十八下。

⁴⁵ 正聲吟社文獻，參《正聲吟社詩鐘集》（香港：福華印務，1932年）。新潛社文獻，參1932至1933年《華字日報》。

⁴⁶ 1924年9月12日《華字日報》。

⁴⁷ 呂伊耕：〈胡麟閣先生墓誌銘〉，載《南社湘集》第2期，文錄，頁472。

西風吹墮碧梧影。金波激灑花簾靜。畫屏列坐俱名流，清談翻愛秋光冷。風雅本來為國粹。底事狂且偏播棄。他邦韻語正昌期，我輩一呼宜振臂。潛社前塵猶可追。浣青辭統肩荷之。東坡赤壁遊同夜，舉杯邀月笑吟詩。⁴⁸

聽濤為潛社舊社友，姓名不詳。此詩與〈愚公窳詩社小引〉所提及「肩荷辭統」、「吾儕遯諸山巔水涯，抱殘守缺，作東南之撐拄」的論調一致，顯見社友置身華洋共處、新舊文化此消彼長的社會，積極以發揚李、杜詩學為己任，重振國粹，反映整體民初香港文人結社提倡傳統文學的思想，這也與南社向來「發揚國學」的精神一致。又如譚荔垣同題詩云：

末運厄陽九，大道悲榛蕪。奮我筆與舌，日向羣聾呼。邪說迄不息，正義誰與扶。心長力已瘁，徒效愚公愚。適召彼凶怒，避地香江隅。貞下逢甲子，萬彙行昭蘇。倏屆中元節，回首先人廬。久缺里門祭，北望頻嗟吁。厥有隱君子，愚公名其居。猥以同氣類，相邀傾玉壺。羣愚集一室，吾道信不孤。公愚一何許，嗜好與俗殊。舉世競名利，鼎鑊相烹屠。公乃慕隱遯，戀此寂寞區。舉世仇風雅，坑焚肆誅鋤。公乃耽吟詠，味道嚙其腴。性情有深契，操行無歧趨。不惜與俗戾，而與古為徒。愚真不可及，窳名洵不虛。偶以此暇日，相聚為歡娛。開軒納雲樹，清風來徐徐。山峙畫屏切，海平明鏡鋪。皓月破雲來，捧出雙明珠。上下渾一碧，內與心境符。渣滓滌將盡，此中有真如。何當挽銀河，洗此塵俗污。⁴⁹

此詩「舉世仇風雅，坑焚肆誅鋤。公乃耽吟詠，味道嚙其腴」及「不惜與俗戾，而與古為徒」數句，反映莫鶴鳴等人結社，與古為徒，重振風雅，以矯俗陋，充分證明詩社復古倡詩的宗旨。譚荔垣原為廣州著名報人，因持論得罪權貴，來港任職《華字日報》，詩開首感時悲世，「邪說迄不息，正義誰與扶」、「適召彼凶怒，避地香江隅」句，實自述生平；而「久缺里門祭，北望頻嗟吁」句，思鄉情感尤濃。

綜觀首會作品中，很多社友莫不借賞月抒發強烈的鄉愁，如勞緯孟：「缺圓未必碧翁知，勉抑鄉思懶縐眉。」游雲：「千里家鄉同隔世，一園孤影伴花殘。」八弗：「莫問山河圓缺影，故園殘夢已無多。」周竹鄰：「香爐峯下明如晝，多少離人夜望鄉。」毅夫：「遙望清輝魄，應難照故園。」葉敬常：「庭前弄影堪為侶，客裏悲秋幸遇君。」張輯明：「鄉味憶莼鱸，庶羞耆膾炙。」⁵⁰這些作品體現一眾社友客居異地的相似身

⁴⁸ 1924年8月29日《華字日報》。

⁴⁹ 1924年8月28日《華字日報》。

⁵⁰ 勞緯孟詩，載1924年8月23日《華字日報》；八弗詩，載1924年9月4日《華字日報》；周竹鄰詩，載1924年9月9日《華字日報》；毅夫詩，載1924年9月12日《華字日報》；葉敬常詩，載1924年10月25日《華字日報》；張輯明詩，載1924年9月18日《華字日報》。

世，詩作內容立意頗為一致。亦因作客關係，棲遲閒暇，諸人遂響應詩社雅集，相聚遣興。譚荔垣詩「偶以此暇日，相聚為歡娛」二句，更直接點明雅集酬酢的特質。加上利希慎、莫鶴鳴慷慨置酒助興，社友作品多洋溢一片賓客同樂的情景，如呂伊耕：「折柬招邀共舉杯，不論花晨與月夕。」方子端：「倘佯詩酒集賓朋，跌宕豪情送佳節。」羅月孫：「滿壁圖書供賞玩，當筵杯酒足流連。」戲菴：「振聲乃有愚公窻，主人好客復好詩。」劉筱雲：「主人好客樽常滿，一酌醇醪一破顏。」盧卓民：「聯歡共杯酒，今雨復舊雨。」潘蘭泉：「山巔水涯作勝游，朋儕三五聯觴詠。」⁵¹ 諸作頗突顯莫鶴鳴好客雅集的形象。又楊苦山詩：「娛人難得此林泉。況值新涼欲到天。今夕且談江上月，莫來惆悵問何年。」李壽菴詩：「滄桑變幻幾經過。看月何人得月多。如此青山忍辜負，及時行樂漫蹉跎。」⁵² 則更直接反映社友應酬娛興及時行樂的普遍心態。

詠寫利園山事物

由於詩社設在利園山北山堂，地近市區，往來方便，山上風景優美，如劉筱雲云：「樓臺近接愉園路，景物勝於深水灣。」⁵³ 因此吸引不少文人前來駐足欣賞，歌詠述懷；加上主人好客，提倡風雅，積極推動文藝雅集。陶敦復〈過北山堂贈莫六鶴鳴〉云：「欲仿桃園覓地難。何圖此處即仙山。主人愛客兼風雅，鎮日論文獨閉關。」鄺堯堦〈過愚公〉云：「愚公窻畔偶登臨。四壁圖書萃古今。淨几明牕真絕俗，天然風雅滿園林。」黃冷觀（1886–1938）〈愚公窻話雨〉云：「雨後山更好，來遊足慰情。林深卻炎夏，雲破訝新晴。奇石障帆影，高空聞雁聲。主人喜風雅，相見已忘形。」⁵⁴ 所以在莫鶴鳴、蔡哲夫提倡下，北山堂成為固定的雅集地點，凝聚社友，這是當時香港其他詩社不及之處，也與蔡哲夫以往帶領廣東南社臨時在六榕寺、十峰軒、禺樓等地舉行雅集明顯不同。

因此，詩社社課命題主要圍繞利園山事物，如〈愚公窻石畔小亭品茗〉、〈曼陀石〉、〈連理榕〉、〈中秋夜月集北山亭分賦一詞〉、〈賀新郎·甲子九日登北山堂同用後村韻〉、〈北山堂賞雨〉、〈甲子十二月十九日集北山堂祝坡仙生日〉等，或詠物，或敘事，主題集中，大大刺激社友的創作動力。以〈連理榕〉為例，連理榕在北山堂門

⁵¹ 呂伊耕詩，載1924年9月9日《華字日報》；方子端詩，載1924年9月9日《華字日報》；羅月孫詩，載1924年9月1日《華字日報》；戲菴詩，載1924年8月28日《華字日報》；劉筱雲詩，載1924年8月26日《華字日報》；盧卓民詩，載1924年8月27日《華字日報》；潘蘭泉詩，載1924年8月26日《華字日報》。

⁵² 楊苦山詩，載1924年8月27日《華字日報》；李壽菴詩，載1924年8月26日《華字日報》。

⁵³ 劉筱雲：〈甲子中元後一日愚公窻玩月〉，1924年8月26日《華字日報》。

⁵⁴ 陶敦復詩，載1924年10月2日《華字日報》；鄺堯堦詩，載1925年1月10日《華字日報》；黃冷觀詩，載1924年8月28日《華字日報》。

口附近，蔡哲夫〈連理榕〉題下自注云：「在香港查甸山頂，為未開島千百年物，蔭十數畝，園百抱強，氣根千百，下垂如殿楹，樹下築山齋。余題曰『榕連理館』，山中絕勝處也。」⁵⁵莫鶴鳴亦邀請社友張谷雛畫榕連理館圖以助雅興。⁵⁶社友對景生興，各出才情，歌詠不絕，凡得五十多首，不乏長篇大作，其中楊鐵夫所作七古最為矚目，其詩從地理環境、榕樹名物寫起，然後極力描繪利園山連理榕的枝葉、樹幹、氣根的特點，寫出連理奇觀，並突顯其堅固不倒的特性，最後感歎百年老榕逃過被斬伐的命運，為禽鳥、遊人提供庇蔭，其用無窮，當中歌詠連理榕形狀尤為細緻，詩云：

香江突起渣甸山。百年老榕據其間。叢植數株合一體，自置牙爪周遮闌。伸條布葉取緊局，枝枝柯柯相迴環。龍髯墜化軒轅杖，蝦鬚拂作漁人竿。指大於腎脛大股，纓絡紛垂七尺珊。根復幹兮幹復根，禁格撐拒扶不單。我疑百足蟲，不僵亦不死。紛拏作走勢，欲行已先止。又疑子母虬，蠅尾作頭。結為奮鬥團，酣戰疲不休。或疑魯般公輪築建章。千門萬戶洞中央。柱柱挺立旁無牆。瓦鱗葉綠生虛涼。更疑周髀演算復作圖。橫經縱緯不妨粗。長方底邊有寬狹，三角八綫皆楷模。月為測鏡路測鍊，句三股四弘則無。⁵⁷

其詩平仄轉韻，想像極為豐富，或以文為詩，或長短句法，情感起伏，氣脈遒勁，把連理榕描繪得栩栩如生，並非一般應社酬答之作所能及。

又如〈曼陀石〉乃寫北山堂前的巨石，社友作品凡五十首，或狀石之形貌，或引佛經、拜石典故，浮想聯翩，更重要的是這些詠物詩表現社友醉心於描寫利園山風光，如陳菊衣：「愚公窠畔有奇石。俯瞰海蒼摩崖碧。不知塵劫幾經年，動莽荒煙久湮迹。」曹聽泉：「漫游偶過東灣曲。灣人示我愚公谷。愚公有石號曼陀，仿佛廬山真面目。」鄒靜存：「愚公谷前少人迹。那有遊僧來卓錫。巍然孑立一頭陀，體頎貌古忘歲歷。」⁵⁸以上所舉均為詩作起首四句，立意相近，可知詩社歌詠主題圍繞利園山景物，有其獨特之處。隨著戰後移山建房，利園山景物蕩然無存，而現存詩社作品正保留當時的情景，具有歷史文化價值。

除了詠物外，11月初社課以〈北山堂賞雨〉為題，作品多達三十三首，例如陳菊衣〈北山堂聽雨〉云：

⁵⁵ 《南社湘集》第2期，詩錄，頁578。

⁵⁶ 莫鶴鳴〈連理榕〉：「此日詩聲遍海隅。紅香爐島百年無。昨宵乞得谷芻寫（張虹，順德人），為仿桑連理館圖（陳曼生為縣令時，延當代名士數百人於署中，有「桑連理館圖長卷」，紀其事，卷今藏胡毅生處）。」載1924年10月27日《華字日報》。

⁵⁷ 1924年9月17日《華字日報》。

⁵⁸ 陳菊衣詩，載1924年9月10日《華字日報》；曹聽泉詩，載1924年9月27日《華字日報》；鄒靜存詩，載1924年9月18日《華字日報》。

瀟瀟山館夜聽雨，莽莽霜天人倚樓。萬里風霾關塞黑，千重烟水海門秋。故園花落毋相問，野店雞聲易感憂。輸與江干老漁父，孤舟蓑笠不知愁。⁵⁹

作者通過北山堂聽雨帶出濃郁的思鄉情懷。首聯對起，寫出秋夜倚樓聽雨的形象；頷聯氣象沈雄，描寫山中登高遠望，所見關塞風雲一片漆黑，烟水海涯，秋氣漸深；頸聯沈鬱頓挫，寫出客居思鄉的愁緒；尾聯以漁父反振鄉愁，突出羈旅的無奈。又如呂伊耕〈北山堂賞雨〉云：

雲翻雨覆十三春。人蟄北山皆避秦。江海南來天本漏，風潮東捲地成津。曼陀石洗苔添綠，連理榕沾草似茵。雅集高岡茅屋內，琴書潤處總無塵。⁶⁰

呂伊耕為當時著名的塾師，詩借寫利園山雨景，抒發雅集北山堂的逸趣。「人蟄北山皆避秦」句，足以反映社友逃避戰亂而寓居香港的時代背景。何況利園山風景幽美，更為社友增添不少詩畫興致。張傾城畫「北山坐雨圖」，社友題詞聯句，⁶¹均可見社友詩畫風流，才藝不凡。

詩社有兩次社課：〈北山亭品茗，即題潘蘭泉藏頻伽為稼庭製壺，用見巖詠時壺韻〉和〈題聽泉撫琴圖〉，屬於題圖詠壺的題材，社友樂此不疲，歌詠不絕。由於徵詩反映熱烈，社友劇增，社課亦即事命題，如10月初便以〈浪淘沙·重陽前三日送莫六之瓊厓〉七絕體為題，送社主人莫鶴鳴前往海口公幹。張雲飛詩云：

連宵風雨話新詩。纔近重陽又別離。苗月黎山好材料，行裝載得幾多歸。不須小別惜河梁。此日離筵菊已黃。海舶疾於千里馬，歸期猶及展重陽。⁶²

陳秉初詩亦云：

醉看黃花爛漫開。送君瓊島意徘徊。此去好登雲海閣（在瓊州府治），江山如畫送將來。風風雨雨近重陽。臂繫茱萸憶故鄉。問俗輶軒詩待采，蘆花楓葉海天長。⁶³

張雲飛是香港名醫，南社社友，詩書畫兼工，活躍於文壇，作品工穩。而陳秉初亦行醫濟世，作品頗為蘊藉。整體可見當時醫界詩人，積極應社賦詩，水平亦高。

⁵⁹ 1924年11月8日《華字日報》。

⁶⁰ 1924年11月12日《華字日報》。

⁶¹ 張傾城〈漁家傲·為外子寒瓊寫「北山坐雨圖」〉、朱紉秋〈賀新涼·題「北山坐雨圖」與月裳聯句〉、張光蕙〈蝶戀花·題「北山坐雨圖」〉，載《南社湘集》第2期，附錄，頁806-7。

⁶² 1924年10月9日《華字日報》。

⁶³ 1924年10月10日《華字日報》。

北山詩社發展的高峰時期，應是1924年11月舉行的大型菊花會。清代廣東盛行菊花詩會，香山小欖菊花會尤為著名，民初香港富紳對此盛事亦樂此不疲。⁶⁴身為香山人的莫鶴鳴，早已醞釀籌辦菊花會的計劃，其〈酌江月·中秋分賦用稼軒句〉云：「重陽先約，菊花同插頭髮。」傅韻雄〈拜月慢·中秋分賦〉亦云：「待重陽、採菊東籬，又重攜酒伴（聞將賽菊花會）。」⁶⁵後來，利希慎借出百餘盆菊花供放北山堂，菊花會得以順利舉行。⁶⁶因此，詩社以〈北山堂賞菊〉擬題，不拘詩古文辭，於11月15日至17日舉行菊花會，由於反應熱烈，一再延至19日。當時前往利園山賞菊之人眾多，應社作品也是空前之多，凡得七十六位社友所作古近體詩一百二十九首、詞四十四闕。菊花會詩，眾體皆備，佳作甚多，如張光蕙〈北山堂賞菊〉云：

天寒袖薄聳詩肩。影舞西風瘦可憐。秋水為神神隱逸，晚霞煊色色鮮妍。知音特結陶元亮，有約還來孟浩然。我愛香花饒晚節，北山籬畔幾流連。⁶⁷

張光蕙（別署心瓊、蘭娘）女士為蔡哲夫的紅顏知己，詩筆不凡，頗具神采。前四句寫賞菊賦詩的樂趣，頸聯對偶整齊，用陶淵明、孟浩然典故，精鍊含蓄，尾聯點出菊花晚節，流露其愛菊情懷。而蔡哲夫〈北山堂賞菊〉則云：

又到淵明甲子年。北堂壽祝菊花天。開尊綠酒三千客，布地黃金億萬錢。何必美人嘆遲暮，共言之子最雄妍。歲寒要與松梅比，秋後重陽轉勝前。⁶⁸

蔡哲夫詩剛健深厚，字句鍛煉，情意俱好，尤喜用典，詩近宋人，算是詩社作品水平的指標。另外，也有不少社友集句題詩，以澆塊磊，如鄧爾雅〈北山堂菊會集古人詠菊句〉六首、張雲飛〈北山堂賞菊集句〉兩首、莫鶴鳴〈北山堂賞菊集句三首〉、張光蕙〈同前集古人詠菊詩句二首〉等，可見社友應社之詩，既有個人詩作，亦有集句作品。甚至履紅亭〈北山堂十月菊花會（八股）〉、譚嘯公〈北山堂賞菊賦〉、呂伊耕〈北山堂賞菊詩序〉、蔡哲夫畫菊花圖，⁶⁹辭賦古文，書畫詩詞，才藝切磋，層出不窮，

⁶⁴ 如何恭第〈某某君賽菊花會徵花序〉自注：「按：是會開于丙年十月，假座愉園，某某君為香港大紳，特不惜鉅資，提倡風雅，除菊花外，尚有雜花錦簇以為點綴云。」載《華聲報·恭第書札》（香港大學圖書館藏影印本），1922年4月11日。

⁶⁵ 莫鶴鳴詞，載1924年9月20日《華字日報》；傅韻雄詞，載1924年9月29日《華字日報》。

⁶⁶ 勞緯孟回憶云：「利氏原建大廈於堅尼地道，別有園林，種菊甚多，是歲秋季，運菊花百餘盆，公佈於北堂前，公開供遊客欣賞，詩社吟侶，遂為雅集賞菊，懸題吟詠，詩詞並作。」見勞緯孟：《五十年人海滄桑錄·記利園山賞菊雅會（一）》。

⁶⁷ 1924年12月4日《華字日報》。

⁶⁸ 1924年11月25日《華字日報》。

⁶⁹ 圖載1925年1月29日《華字日報》。

文藝氣氛甚為濃烈，作品連載《華字日報》一個多月，引起社會廣泛注意。菊花會後，詩社擬續辦銷寒會、水仙會，⁷⁰可惜因報紙殘缺，文獻散佚，無法詳究。

1925年1月，北山詩社第十六會為蘇東坡生日賀壽詩會，壽蘇詩會在近代詩壇很常見，蔡哲夫曾多次參加趙石禪所籌辦的壽蘇會，⁷¹廣東南社還在1921年的廣州圖書館十峰軒舉行過一次，因此北山詩社舉行壽蘇雅集，實際是延續廣東南社的活動傳統。是次雅集作品不多，僅有張雲飛、胡麟閣、蔡哲夫、張傾城、何鄒厓、鄒靜存等題詩數首而已，如張雲飛〈東坡生日〉云：「道德文章絕等倫。生平景仰首斯人。南方山水留遺跡，下走丹青屢寫真（予曾為坡公事蹟圖）。鶴曲舊聞十二月（公生日，李進士獻〈鶴南飛曲〉），蜚聲何止八千春。壽蘇高會年年繼，佛說非虛信有因。」張傾城〈北山堂祝坡仙生日次外子韻〉云：「壽蘇高會會如何。此會年年未算多。月下便同三李白，嶺南真願百東坡。當時舊曲聞飛鶴，今日醇醪尚泛螺。富貴無非春夢耳，文章道德不容磨。」⁷²二人詩筆沈著，遣詞凝煉，敘事說理，風格近宋，而內容則反映對蘇東坡的敬仰。後來詩社解散，由社友張雲飛、張秋琴等於1931年成立的正聲吟社亦曾舉行壽蘇詩會，⁷³延續了南社、北山詩社的壽蘇傳統。

北山詩社社友幾乎都是廣東人，作品亦不時追溯廣東南園詩社的雅集傳統，如崔師貫〈秋月夜〉云：「望南園，斟北斗，風流未寂。」葉敬常〈緜山月〉云：「北山亭繼南園社，無賴賦烟波。」劉伯端〈賀新涼·甲子重九用後村韻〉云：「昔日同年少。憶清秋、南園高會，幾留歌嘯。」呂伊耕〈北山堂賞菊詩序〉云：「利希慎乃東道主人，莫鶴鳴是南園詞客；提倡風雅，狎主齊盟。」⁷⁴此等作品雖然滲入濃厚的鄉邦精神，可是沒有傳統廣東雄直清麗的唐風，普遍上只是唱和應社，描寫月夜聽曲，品茗詠物，登高賞菊，抒發家國情懷，大部份詩歌風格傾向淡雅沈煉的宋調，以復古思想為主。即使身處華洋交集的香港，他們的作品亦極少用到新名詞，僅見「地球」一例而已。⁷⁵

⁷⁰ 崔師貫〈霜花映·十月既望，北山為賞菊之集，同用夢窻重陽前一日泛湖句〉「薦寒泉、配食歸來，水仙留與看」句下自注云：「粵菊花時與水仙相接，社中擬續會賽。」（1924年12月4日《華字日報》）繆需山〈北山堂賞菊六首〉其四：「菊花會後銷寒會，莫惜金貂換綠醪。」（1924年11月28日《華字日報》）

⁷¹ 蔡哲夫〈甲子十二月十九日南社全人集北山堂祝坡仙生日〉自注云：「往年趙石禪尚書每屆公生日開壽蘇會，余必與會，自尚書歸滇南後，只于十峯軒開會一度。」載《南社湘集》第2期，詩錄，頁579。

⁷² 張雲飛詩，載1925年1月16日《華字日報》；張傾城詩，載《南社湘集》第2期，詩錄，頁588。

⁷³ 參《正聲吟社詩鐘集》，頁三下至五下。

⁷⁴ 崔師貫詞，載1924年9月20日《華字日報》；葉敬常詞，載1924年11月17日《華字日報》；劉伯端詞，載1924年10月9日《華字日報》；呂伊耕序，載1924年12月6日《華字日報》。

⁷⁵ 謝棟臣〈月當頭夜，莫六邀集北山亭，聽雪娘度曲〉：「地球繞日又一周，金鏡懸空最上頭。」（1924年12月24日《華字日報》）鄧爾雅〈甲子中元後一夜愚公簪玩月〉：「雲臺代地贈明月，東塾代月答地球。」（1924年8月25日《華字日報》）

提倡和詞，崇尚南宋詞風

社課初期以詩為主，後來不拘詞文，社友投稿詩詞並作，多多益善，吸引愈來愈多人加入唱和行列，其中要求填詞的社課，主要有五次：〈中秋夜月集北山亭分賦一詞〉、〈賀新郎·甲子九日登北山堂同用後村韻〉、〈浪淘沙·重陽前三日送莫六之瓊厓同賦〉、〈霜花映·北山堂擬賦菊用吳夢窗原句〉、〈步月·月當頭夜，莫六邀集北山亭，聽雪娘度曲，用梅溪韻〉。這些詞作大多被蔡哲夫收入「香港北山堂甲子重九雅集詞」、⁷⁶「甲子中秋月夜香港雅集北山亭二十六首」、「甲子重九香港雅集北山堂詞補錄十首」、「甲子十月香港雅集北山堂賞菊詞二十三首」、「甲子冬香港雅集北山堂坐雨詞十首」，分載《南社湘集》第1及2期。社友所用詞牌計有數十個，作品多達二百二十九闕。在北山詩社成立之前，清末民初香港文壇以創作詩文為主，詞人不多，只有潘飛聲(1858-1934)、陳步墀、楊其光(1862-1925)、劉伯端數人有詞集單行，稍為著名。所以當時一般詩社雅集以寫詩為主，未見鼓吹填詞，而北山詩社卻大力提倡和詞，作品眾多，對推動香港填詞風氣貢獻頗大。

詩社第一次徵詞活動為1924年中秋，是次社課由莫鶴鳴主持，其啟事云：「七拾八甲子秋，八月望夜，漢為酒約，集北山亭，命姬人剪出月字詞牌，三拾又四令，諸子分拈壹闕，請抽綺思，各申雅懷，只談風月，毋負良夜。顧開島百年，渺茲高會，藏山千古，庶繼清尊。養雲山人莫漢謹啟。」⁷⁷莫鶴鳴於中秋夜舉行雅集，命其妻馮孔嘉剪出三十四個含有「月」字的詞牌，讓社友分拈填詞。這種填詞形式雖然是傳統詩社玩意，但由於得到三十九位社友的熱烈支持，凡得詞作三十九闕，可謂當時香港詞壇甚為少見的盛況，難怪莫鶴鳴自云「開島百年，渺茲高會」，其〈酌江月·中秋分賦用稼軒句〉亦云：

鏡奩開了、莫等閒，辜負團圓時節。日落香爐烟尚紫(香港舊名紅香爐)，遮莫近鄉情怯。流域珠江，星分牛女，前夕才離別。樵夫漁父，故山光景能說。滄海幾度揚塵，麻姑許買，應只談風月。剪取詞牌分俊侶，此字不(作平)妨重疊。絲竹今宵，東山他日，屐齒何年折。重陽先約，菊花同插頭髮。⁷⁸

⁷⁶ 按：《南社湘集》第1期詩題誤作為〈廣州北山堂甲子九日登北山堂用劉後村韻〉(附錄，頁367)，其後於第2期〈甲子重九香港雅集北山堂詞補錄十首〉題下勘誤云：「北山堂在香港查甸山，前集誤編為廣州。附正於此。」(附錄，頁790)近人阮廷焯〈近代粵詞蒐逸補遺〉(載《大陸雜誌》第53卷第3期〔1976年9月〕)據第1期輯錄諸詞，沿其所誤。此外，《民間的文人雅集·南社研究》及《南社史長編》亦沿《南社湘集》第1期所誤作「廣州北山堂」。見樂梅健：《民間的文人雅集：南社研究》(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6年)，頁218；楊天石、王學佐(編)：《南社史長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年)，頁606。

⁷⁷ 1924年9月16日《華字日報》。

⁷⁸ 1924年9月20日《華字日報》。

上闕寫思鄉之情，下闕寫客居雅集之樂，情感真摯，詞風婉約。由於受詩課題材、詞牌所限，作品多圍繞描寫中秋佳節，藉此抒發客居愁緒，如周竹鄰〈秦樓月〉云：「鄉思切。登樓悵望珠江月。珠江月。無邊景色，未消塵劫。海天流寓傷離別。消愁每惜杯中物。杯中物。主人情重，漫來彈鋏。」勞緯孟〈月當窗〉云：「瓊樓延佇。天上知何所。底事乘風高去，琴尊畔，神仙侶。月來吾語汝。常圓渾未許。今夜且留相伴，秋已半，人羈旅。」⁷⁹當然，也有即景抒懷、格調清新的作品，羅賽雲〈月華清〉云：

柳影風篩，松陰露冷，可是嬋娟先約。今夕團圓，簾捲家家樓閣。朦朧見、紅礪漁燈，縹緲是、石塘絃索。休卻。肯良宵辜負，人生行樂。驚起枝頭烏鵲。飛集北山亭，梧桐初落。對酒分題，險韻怎能枯索。況主人、雅愛壺歌，怕座客、不勝杯杓。拼著。這一年一度，疏狂如昨。⁸⁰

羅賽雲女士所作詞，字句精煉，吐屬清雅，造詣不凡。筆下所寫月照利園山，山堂雅集，詩酒風流，清光無限，疏狂如昨，而登臨隱約聞見紅礪灣漁燈泛海，石塘咀絃索笙歌，意象自然生動，感情真摯，呈現出二十年代香港中秋的情景。

第一次徵詞歌詠中秋明月，作品雖多，但詞牌不一，風格以婉約為主，未見特別。不過，詩社中人如劉伯端、楊鐵夫、蔡哲夫等都是填詞高手，諸人明顯傾向學習南宋詞風，直接影響詩社其後的詞風發展。如重九社課以〈賀新郎·甲子重九香港北山堂雅集用後村韻〉為題，追學南宋劉克莊詞風，何冰甫詞云：

秋老黃花少。記年時、湖山清晏，海天吟嘯。彈指舊遊嗟水逝，空想存期要妙。似落落、晨星疏照。客裏人逢雲物美，曳吟筇、醉倒東籬了（見元人馬東籬之〈秋興曲〉）。登北隴，莫騰笑。陣雲如馬馳天表。想吳中、戰場傍菊，離披多少。風雨儼催陽九厄，收拾羣雄短夭。更莫問、銅駝街道。力戰一枰慵看奕，且揮毫、脫卻張顛帽。明日會，接杯釀。⁸¹

何冰甫自晚清以來便在香港辦報，主持輿論，填此詞時，身任《循環日報》督印人，其詞流露強烈的家國之感，上闕寫客居登高所見的景色，下闕寫登高所感二十年家國動盪，情懷激烈。像這樣壯闊沈鬱、情感高張的詞風，同社社友如何鄒厓、陳菊衣、譚嘯公、管龔、陳紫巖等所作亦復如是，⁸²風格略近辛棄疾、劉克莊豪放的色彩。又林舜郎詞云：

⁷⁹ 周竹鄰詞，載1924年9月29日《華字日報》；勞緯孟詞，載1924年9月20日《華字日報》。

⁸⁰ 1924年9月29日《華字日報》。

⁸¹ 1924年10月14日《華字日報》。

⁸² 如管龔〈賀新郎〉：「白髮添多少。十年來、黃花辜負，清樽歌嘯。住近愚山隣可買，爭奈空空手妙。誰共我、胆肝相照。懶赴隴頭鶴猿飲，滿城中、風雨愁難了。翹北望，漫騰

[下轉頁299]

我輩猶年少。插茱萸、提壺挈榼，登高長嘯。一帶江山如畫裏，還有清泉絕妙。況此日、西風斜照。滿地黃花堆曲徑，雁驚寒、聲斷衡陽了。愁如織，何從笑。當年廿八雲臺表。到而今、長埋白骨，英雄人少。鬱鬱百年容易過，彭祖原來亦夭。嘆煩惱、學長生道。青磬紅魚參古佛，背南華、脫落烏紗帽。休言戒，醪先釀。⁸³

林舜郎(式堯)為香港皇仁書院商科舊生，年少好詩詞，此詞亦載1925年5月書院校報《黃龍報》。上闕寫重九登高眺遠，秋光無限，但聞雁聲驚寒，頗為淒涼；下闕感慨古今，覺悟生命歲月。身為年輕人，此詞雖然不甚出眾，但是表現穩妥，措辭亦雅，水平不錯。是次雅集，凡得社友和詞四十三闕，盛況空前，所以翌年重九社友再集北山堂時，風氣不再，蔡哲夫〈重九南社全人北山雅集〉曾感慨云：「猛憶去年秋禊事，清詞卅闕賀新郎。」詩中「卅闕」乃指南社社友所作而已。⁸⁴

前文提及十月菊花會，菊花會舉行期間，詩社既得大量詩作，亦提倡和詞，首唱為劉伯端〈霜花腴·北山堂擬賦菊用吳夢窗原句〉，詞云：

北山徑熟，過短籬、掬泉且浣塵冠。淒冷霜華，蕭條人事，鄉園入夢都難。沈園漸寬。向晚秋、誰慰尊前。最關情、立盡秋風，幾番簾捲素纖寒。孤蝶採芳未暮，認陶家門巷，老柳哀蟬。詞客朝飢，佳人遲遇，閒愁總付銀箋。自斟玉船。惜眼前、秋影娟娟。便幽姿、肯伴蒼顏，倚奩羞共看。⁸⁵

劉伯端在詩社雅集中以填詞為主，自其用南宋吳文英的自度曲〈霜花腴〉填詞後，社友步和熱烈，掀起摹學吳文英的風氣。劉伯端詞沒有吳氏般深晦，而脈絡清晰，含蘊深厚，上闕寫北山賞菊，立盡秋風，把樽思鄉；下闕感懷身世，長嘆事業無成，十分無奈。其用字亦精煉，意象密集，所用「淒冷」、「蕭條」、「孤蝶」、「老柳」、「哀蟬」、「閒愁」、「蒼顏」等詞，極為傷感，情意肅殺，頗有吳文英慢詞的風格。〈霜花腴〉的和詞，凡有三十九闕，不乏佳作，如崔師貫〈霜花腴·十月既望，北山為賞菊之集，同用夢窗重陽前一日泛湖句〉云：

瘴煙乍洗，駐秋光、新霜試上茸冠。佳色餐腴，露團散馥，移來健步應難。倦懷少寬。對兩開、酬淚花前。記鳳城、讌賞家家，曲屏燈影不知寒。誰

〔上接頁298〕

笑。雄姿天與安江表。戲高臺、南徐試馬，賦情豪少。才氣漸隨殘霜落，自共詩人多夭。煩寄語、西風知道。頭向曼陀頑石點，脫烏紗、換卻山僧帽。休送酒，強同釀。」載1924年11月11日《華字日報》。

⁸³ 載1924年11月15日《華字日報》；亦載香港皇仁書院(編)：《黃龍報》(1925年5月)，頁96。

⁸⁴ 載蔡哲夫：《寒瓊遺稿》，頁二十下。

⁸⁵ 1924年11月27日《華字日報》。

念義熙年月，到淵明晚節，幾葉簪蟬。帽捲驚飈，籬空送酒，雁過待訊無箋。便從刺船。悵海山、望極明娟。薦寒泉、配食歸來，水仙留與看（粵菊花時與水仙相接，社中擬續會賽）。⁸⁶

上闕寫菊花盛開，對花思鄉，不禁淚下；下闕述客居香江，淹留無日，愁懷自深，詞意沈鬱，亦近吳文英。何鄒厓〈贈崔伯越〉云：「一卷新詞似夢窗。珠喉微澀帶京腔（君生長外省）。海青雙笛石塘咀，不遣銅琶唱大江。」⁸⁷就是指出崔詞神似吳文英婉約深厚之風，不學銅琶唱大江的蘇軾豪放詞風。此外，社友中楊鐵夫更是力追吳文英，著有《夢窗詞選箋釋》，其和詞云：

透籬徑仄，鏽古苔、偏宜點綴吟冠。南浦行帆，北山逋客，飄零聚首應難。酒懷儘寬。況晚花、黃到尊前。拚今宵、判白批紅。詩肩愁鬢兩爭寒。漫詡傲霜枝在，賸窺香病蝶，抱葉慵蟬。芳圃烟腴，珠簾風瘦，會須分付蠻牋。酈溪放船。訪幽人、醉載延娟（延娟，周時東甌所獻美人名）。折歸來、水半秋壺，留將醒（讀平）後看。⁸⁸

詞意與前兩首相同，風格亦近，「偏」、「拚」、「窺」、「抱」等用字尤為奇警，神氣流轉，而且「古苔」、「飄零」、「晚花」、「愁鬢」、「病蝶」、「慵蟬」、「風瘦」等意象亦甚衰頹，遣詞雖深厚，但詞意稍澀，用字雕琢，乃追學吳文英詞風之故。

除了菊花會外，據現存文獻所見，詩社最後一次的徵詞應為1924年12月的〈步月·月當頭夜，莫六邀集北山亭，聽李雪娘度曲，用梅溪韻〉，是次社課乃和南宋詞人史達祖之詞，共有十九闕之多，如葉敬常詞云：

雪夜山堂，綺筵將散，依依何忍言歸。對當頭月，寒意漸侵衣。聽新曲、鶯聲瀝瀝，看倩影，翩若鴻飛。渾疑是、橫波約素，洛浦遇神妃。香霏。飄瑞雪，小蠻燕接舞，錦簇花圍。落梅餘韻，應是世間稀。吐清響、淒涼欲泣，調玉管、懊惱誰知。閒吹徧，嫣然一笑入羅幃。⁸⁹

詞上闕先寫北山堂月夜環境，後寫李雪飛芳姿柔美，競美宓妃；下闕感歎李雪飛歌聲動聽，陶醉自得。詞中「雪夜」、「綺筵」、「鶯聲」、「倩影」、「瑞雪」、「錦簇」、「玉管」等，意象華美，設色濃麗，詞風麗密，逼近史達祖。北山詩社解散後，楊鐵夫、劉伯端、崔師貫諸人依然唱和頻密，楊鐵夫更北上執贄近代專學吳文英的大詞家朱彊村（1857–1931），進一步推崇南宋詞風。北山詩社的詞作風格整體傾向摹學南宋吳

⁸⁶ 1924年12月4日《華字日報》。

⁸⁷ 1924年12月9日《華字日報》。

⁸⁸ 1924年12月2日《華字日報》。

⁸⁹ 《南社湘集》第2期，詞錄，頁722。

文英及史達祖意象麗密、深厚晦澀的特色，與民初詞壇崇學南宋詞風，如出一轍，具有強烈的時代色彩。

結語

香港百年社會，商業經濟蓬勃發展，傳統中國文學創作風氣亦甚熾熱，開埠以來詩詞名家如潘飛聲、陳步墀、陳荊鴻(1902–1993)、陳湛銓(1916–1986)、蘇文擢(1921–1996)等輩出，作品傳播，至今未歇。目前學界研究清末民初香港古典文學的焦點集中在王韜、潘飛聲、劉伯端等名家身上，然而要體現香港某個時期的文學成就，香港詩社文人群體的雅集創作，顯然更為重要。北山詩社是二十年代香港文壇的一個縮影，其合併潛社、竹林詩社、赤雅社、南社而成立，聲勢浩大，當時香港文人幾乎精英盡出，作品琳瑯滿目。可惜因為省港大罷工，詩社成立不足一年就解散，猶如曇花一現於香港詩壇。其後社友又重組新潛社、南社、正聲吟社，繼續雅集，風氣重現。北山詩社恰於香港詩社分合的發展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其在二十年代香港文學史上的地位，值得重視。至於響應北山詩社的一百餘位香港文人，遍佈社會各階層，主要從事報刊、教育等文教工作，更有不少女性詩人參與其中，深刻反映詩社在當日的影響力很大。再加上雅集頻密，作品近千首，詩詞並重，集中詠寫利園山情景，表達重振國粹、思鄉憂國的情懷。詩風雅正，頗近宋詩；尤其提倡和詞，至為突出，詞風傾向學南宋吳文英、史達祖麗密沈厚的格調，深切反映二十年代香港古典詩詞的創作成就。此外，戰後利園山被夷為平地，及今六十多年，面目全非，這些作品對了解利園山舊址的銅鑼灣一帶，有明顯的歷史文化價值。又查核文獻，大部份社友沒有詩詞集流傳，即使個別有詩集刊行，如鄧爾雅《鄧爾雅詩稿》、蔡哲夫《寒瓊遺稿》、楊鐵夫《楊鐵夫先生遺稿》、劉伯端《滄海樓集》、崔師貫《北邙類稿》、俞叔文《自怡悅齋詩》等，亦缺收很多當日的社課，所以北山詩社雅集作品確有很大的補遺價值。

附錄一：北山詩社社課啟事輯錄（僅錄現存《華字日報》所見之啟事）

原標題	內容	日期
愚公窻詩社第一會詩題	甲子中元後一夜愚公窻玩月（不拘題韻） 歡迎投卷，由本報彙收。限七月廿叁日星期六截止，函面請注明「愚公」類字。	1924年8月20日
愚公窻詩社第二會詩題	北山亭品茗即題潘蘭泉藏郭頻伽（磨）為范稼庭（德謙）製紫砂茶壺（壺銘：「吾愛吾鼎，彊餐彊飲，祥伯為稼庭作」楷書十四字。壺底有阿曼陀室印，耳有彭年印。）七律一首用葛見巖（徵）題張叔未（廷濟）藏時大彬壺韻（詩見《順安詩草》，為倫、春、珍、神韻） 歡迎投稿，准八月初一日禮拜六截止。 第二題 愚公窻石畔小亭品茗（不拘題韻）	1924年8月25日

原標題	內容	日期
愚公窆詩社第三會題目	曼陀石(不拘體韻) 愚公窆有山石，挺聳人立，高丈有強，狀如僧頭，圓而禿，因名曰曼陀。瞰海，又類胡賈望波羅云。鄒匡逋者記。	1924年9月2日
愚公窆詩社題目	連理榕(不拘體韻) 渣甸山林木都百年外物，尤以北山堂前之連理榕為最古，藤梢入切，數千百條，巨若殿楹，臨桂之榕門，南峰之榕關，涪翁之榕閣，吳寬之榕江，不過是也。	1924年9月9日
八月拾五夜北山吟社(愚公窆)擬題	中秋夜月集北山亭分賦一詞 七拾八甲子秋，八月望夜，漢為酒約，集北山亭，命姬人剪出月字詞牌，三拾又四令，諸子分拈壹闕，請抽綺思，各申雅懷，只談風月，毋負良夜。顧開島百年，渺茲高會，藏山千古，庶繼清尊。養雲山人莫漢謹啟。	1924年9月16日
愚公窆詩社題目	題聽泉撫琴圖(七律不限韻，和韻尤感) 曩築聽泉山館於佗城北，自署聽泉山人，取在山泉清之意。滄桑迭變，松菊猶存，而三徑荒蕪，深恐蹂於兵燹，曾照象園中，藉留鴻爪。癸亥冬，子壻傅益之，為繪此圖，喜其默契予旨，曾賦詩紀事。今北山結社，同人雅誼，山林之志，具有同情，爰出此圖，乞賜佳什，俾作紗籠。七十八甲子秋，聽泉山人志，時移家赤柱山已三年矣。	1924年9月23日
八月廿九日北山詩社擬題	賀新郎·甲子九日登北山堂同用後村韻 宋劉克莊，九日為賀新郎三闕，同一韻，「毛氏汲古閣」、「劉後村別調」所未見。比來沈公子太侔刻入《晨風閣叢書》，為「後村別調補」。北山堂主人，希慎氏謹啟。	1924年9月27日
北山詩社擬題	浪淘沙·重陽前三日送莫六之瓊厓同賦 按：此調即七言絕句，平仄不拘。	1924年10月4日
北山詩社第十會擬題	北山堂賞雨(不拘詩詞)	1924年11月3日
北山詩社擬題	北山堂賞菊(不拘詩古文辭) 准本月十七日截。是月十五日至十七日，開菊花會三天，屆時務希同人登山燕賞為幸。北山詩社謹啟。	1924年11月10日
北山詩社擬題	月當頭夜(十一月十五日)莫六邀集北山亭聽雪娘(李雪飛)度曲(不限體韻)	1924年12月12日
詩社雅集	渣甸山愚公窆同人定舊歷本月十九日社集作東坡生日紀念，其第十六會擬題云：甲子十二月十九日集北山堂祝坡仙生日。不拘詩詞。	1925年1月20日
北山詩社擬題	上巳值雨社約多阻為此寄懷諸子	1925年4月1日

附錄二：北山詩社社友小傳（按社友姓名筆劃先後排序，生平無可考者不列出）

1. 牛渚居士，姓名不詳。廣東新會人。少習舉業，兼治外文。長承父業，營商於香港。曾游歷杭州、南京、東京、巴黎、南洋等地，多有詩作紀遊。1927年刊《醉白樓詩草》六卷於香港。
2. 瓦卿。疑即崔師貫長女崔瓦注，能詩文。崔師貫有〈攜兒愷、女瓦松山踏月放歌〉等詩可證。
3. 伍憲子(1881-1959)，名莊，別名文琛，字憲子、憲庵，號夢蝶。廣東順德人。早年從學於康有為，任職香港報界，鼓吹君主立憲。民國後，任廣東內務司司長等職，又籌建民憲黨。後返港辦報，並講學於學海書樓、聯合書院。能詩文，有《夢蝶詩存》等。1959年九月病卒。
4. 朱蘭英女史，字紉秋。浙江蕭山人，一作廣東連縣人。居連縣宣化西街李宅。南社社員（入社書號碼：899）。
5. 何冰甫，名琬政，字冰甫，一作凝甫、凝父、冰父，以字行，齋號信芳草堂。廣東南海人。南社社員。1905年任職《循環日報》，創辦「循序錄」副刊專欄，兼任《華字日報》編輯。1920年任《循環日報》督印人。三十年代初，退職返鄉。
6. 何鄒厓(1865-1930)，名藻翔，原名國炎，字翮高，號浦亭、鄒厓(崖)、鄒厓逋者，以號行。廣東順德人。光緒十八年(1892)進士，官至外務部員外郎。曾出使西藏。民初移居香港，任香港學海書樓講師。編有《嶺南詩存》、《藏語》，遺作編成《鄒厓先生詩集》。
7. 利希慎(1879-1928)，名延羨，又字輯世。廣東新會人。畢業於香港皇仁書院。先後任中學教師、銀行、報館翻譯。其後行商，蹤跡南洋。其後返港，創辦南亨船務公司，並投資怡和洋行，創辦希慎置業，遂成巨富。1928年為人刺殺身亡。
8. 呂伊耕(1865-?)，名紹莘，字劍三，號伊耕，以號行。廣東新會人。南社社員。能詩文，民初於港島堅道、鴨巴甸街設伊耕學塾授徒。
9. 呂素珍女史，名敏蘇。廣東新會人。南社社員。
10. 宋存叟。約1920年移居香港。
11. 李孝頤，別署范西山樵。廣東香山人。擅畫能詩，與黃冷觀、鄧爾雅善，曾任教中華學校。
12. 李佩瓊女史，名式金。廣東新會人。南社社員。
13. 李壽菴(1896-1976)，號琴客、琴道人。廣東番禺人。著名畫家，能詩文，擅山水，亦工西洋人物畫。
14. 李漢明。楊苦山之門人。
15. 沈天素，名厚齋，字季海，號天素。廣東番禺人。原籍浙江山陰。南社社員。
16. 沈仲克。為鄒靜存之師。

17. 周竹鄰。潛社社員。
18. 林月裳女史，名桂馨。廣東連縣人。南社社員。
19. 林舜郎，名式堯，別署舜卿、舜郎。香港皇仁書院商科丙舊生。好詩詞，作品見載《黃龍報》。
20. 俞叔文(1874–1959)，名安鼐，字叔文，一作淑文，號越東布衣、晚號彌邇老人，別署夙聞。祖籍浙江山陰，廣東番禺人。民初移居香港，在港島衛城道妙高臺設塾授徒。能詩文，與賴際熙等創辦學海書樓，並任教學海書樓、德明、麗澤、敦梅等學校。著有《古文評註辨正》。
21. 姚仲衡。前清秀才，能詩文，與賴際熙、陳步墀、陳伯陶、張學華等善。
22. 胡麟閣(1855–1925)，名錫麒，號麟閣，一作麟角，自號珠江漁者，別署珠江。廣東南海人。咸豐五年七月七日生。年十九，來港營商。南社社員。1925年正月二十一日卒。
23. 區少瀚，一作少翰，名展程。廣東番禺人。擅醫術，任職東華醫院。三十年代，曾任僑光、生活等中學校醫。
24. 區月恆女史，字蓓嫻。廣東新會人。南社社員。1924年與崔師貫、鄧小蘇等創辦養中女子中學。
25. 區德周。廣東番禺人。居港，擅詩鐘對聯。
26. 崔叔朗，名秉炎。廣東南海人。南社社員。
27. 崔師貫(1871–1941)，原名景元，一名其蔭，字伯樾，一作百越，一字今嬰、今癭，號北邨。廣東南海人。諸生。工詩詞。南社社員。歷任廣東視學官、瓊崖中學監督及汕頭商業中學校長。民國後，寓居香港，任教子褒學校。1924年與鄧小蘇、區月恆等創辦養中女學校。其後兼教香港大學中文學院等。時居港島般含道聖士提反里二號。著有《北邨類稿》、《丹霞遊草》等。
28. 張光蕙女史，字稚蘭，別署心瓊、琅姑、蘭園、蘭娘。四川營山人。蔡哲夫之女性密友，由蔡氏介紹，成為南社社員(入社書號碼：862)。
29. 張谷雛(1891–1968)，名虹，號申齋。廣東順德人。早年習畫，後留學日本。返國後，與高劍父遊。先後加入癸亥合作社、國畫研究會。詩畫兼工，亦擅考究茗壺、古玉。二十年居港，任教漢文中學。其後任教澳門聖若瑟中學。著有《旅途彙稿》、《陽羨砂壺圖考》、《敦煌圖像徵考錄》等。
30. 張秋琴，名琴，號閨叟、秋夢龕。廣東南海人。能詩文，尤擅詩鐘對聯。潛社、香海吟社社員。清末民初，於西營盤舊鹹魚街口設文武廟義學授徒，又於堅道一號設館講學。又任教香港私立梅芳女子中學。1939年仍健在，時已越古稀之年，居西營盤高街五十四號四樓。
31. 張素(1877–1945)，字揮孫。江蘇丹陽人。上海通史館編撰。南社社員(入社書號碼：113)。與蔡哲夫善，曾遙和北山詩社之作。

32. 張雲飛，原名沂康，字雲階，號香海醫隱，別署雲公、雲齋。廣東南海人。潛社社員、南社社員（入社書號碼：704）。醫學世家。清末民初，年二十餘即在香港行醫。能詩文，工書畫。著有《坡公事蹟山水畫冊》、《百蘇畫冊》、《市壺隱齋詩草》二卷、《雲飛醫方》四卷。
33. 張傾城女史，名洛，字傾城，一字頰子，別署阮兒、阮窈，以字行。廣西合浦人。蔡哲夫室。南社社員（入社書號碼：800）。居住九龍城打鼓嶺道五十六號三樓。
34. 曹聽泉，名溪。廣東番禺人。南社社員。能書畫。1924年參與時人書畫展覽會。1928年與友人結同文書畫社。
35. 莫漢，字鶴鳴，號養雲、養雲山人，齋號赤雅樓。廣東香山人。香港商人，任職太古洋行，任海口買辦。能詩文。南社社員（入社書號碼：1089）。好鑑藏，於港島海旁東廿號開設赤雅骨董店，聘請蔡哲夫等打理業務。後來從事電影事業，1948年仍健在。
36. 許苓西（1870-?），名炳榛。廣東番禺人。清末任官安徽等地，後改官江寧，並奉命護送法政速成科官紳前往日本考察商務。民國後，經商杭州，曾任廣州商務總會協理。1924年12月上旬，因子抱恙，由杭州返香港，遂與北山詩會。著有《甲辰考察日本商務日記》。
37. 陳仿裴。民初粵港宿儒陳景度，名郁裴，廣東新會人，與陳仿裴疑為昆仲。
38. 陳秉初。中醫師，擅醫白喉。1921年移居香港永樂東街一百二十一號二樓。
39. 陳冠千，名文俊。廣東東莞人。南社社員。任教香港皇仁書院，並與友人倡辦孔聖會。
40. 陳菊衣（1879-1967），名兆年，字菊衣，一作菊伊，號傲霜、傲霜窈。廣東南海人。曾署瓊山縣知事。主《大公》、《天聲》報筆政。歷任南洋學校校長，西南、光華中學教師。南社社員（入社書號碼：661）。三十年代居港，通訊地址為灣仔道二百七十一號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著有《菊窈吟草》、《傲霜窈詞》。1967年5月8日去世。
41. 陳灞風，字雪橋。廣東南海張槎鄉人。少穎異，後來港任《華字日報》編輯。能詩文，作品長期見載報上。風社社員。1927年後，任呂煥炎將軍記室。呂卒，陳濟堂辟為軍部秘書及軍校文史教授。1939年重臨香港，鼓吹抗日，並重任報政。著有《粵彥今詮》。
42. 陶敦復，字見心。廣東番禺人。其父陶福祥築愛廬，富藏書，聞名於粵。陶敦復自少能版本校勘，善詩文，二十年代客香港。
43. 傅金城（1896-1960後）。廣東南海人。其父傅錫為清末民初香港建築界鉅商，設元行石行。堂兄傅秉常為著名外交官。傅金城少日受學於盧湘父、何鄒厓等，能詩文，並得父蔭，為社會名流，1934年任東華三院總理。

44. 傅韻雄女史，別署韻姑。廣東南海人。南社社員。通訊地址為港島般含道六十四號。
45. 勞緯孟(1874–1958)，名世選，字緯孟，一作渭夢，號夢廬、是夢，以字行。廣東鶴山人。縣學增生。清末任香港《廣東日報》、《有所謂報》等報編輯，後返廣州任廣東臨時省議會代議士。1912年返港任職《世界公益報》。二十年代後期任《華字日報》總編輯。晚年任東華三院董事局秘書。南社社員。能詩詞。曾口述歷史，成《五十年人海滄桑錄》。
46. 湯龍驤(1882–1960)，字澤元，號展雲。廣東香山人。肄業於兩廣高等學堂及京師大學堂。光緒癸卯(1903)科舉人。曾任香山縣議會議長、中學校長、大學教授，亦從商經營煤油，後在九龍青山從事陶業。善音韻，工詩詞書法。著有《綴標文字語音學述要》。
47. 馮玉女史，字孔嘉，別署莫片玉、片玉。廣東南海人。莫鶴鳴側室。南社社員(入社書號碼：1078)。能書法，善詩詞。
48. 馮玉森(1889–1928)，號冷鷗。廣東番禺人。能詩文，與陳步墀、俞叔文等善，曾參與學海書樓事務。1928年九月病卒，終年四十。
49. 黃冷觀(1886–1938)，名顯成，字君達，別字仲弢，號冷觀、崑崙。廣東香山人。晚清廣東學者詩人黃紹昌之子。早年創辦《香山旬報》、《香山週刊》，鼓吹民族主義。同盟會會員、南社社員。民初，因反袁被龍濟光囚禁五年。後赴香港主《大光報》筆政，並於各大報刊撰寫小說，文名極盛。1926年創辦中華學校。1938年1月13日卒。
50. 愷生。疑即崔師貫之子，崔師貫有〈攜兒愷、女瓦松山踏月放歌〉詩可證。
51. 楊苦山(1872–)，原名桂耀，字暉山。廣東新會人。曾辦報館。1920年為海疆參軍入海南島，並遊安南。後返港，居深水埗鴨寮街，好藏金石書畫，能詩文。南社社員。
52. 楊德灌。楊苦山之子，能詩。
53. 楊鐵夫(1874–1943)，名玉銜，字季良，以號行。廣東香山人。光緒辛丑(1901)補行庚子(1900)鄉試舉人，甲辰(1904)考取內閣中書。曾任廣西鎮安知府。民國後，任揭陽縣篆。後移居香港，任教中學。其後北上師事朱彊村，專究詞學。抗戰時返回香港。生平著作有《夢窗詞全集箋釋》、《吳夢窗事迹考》、《鐵城土語語原攷》、《雙村居詞》、《抱香室詞》、《楊鐵夫先生遺稿》。
54. 葉茗孫(1888?–1943)，名翰華，號宗公。祖籍福建，廣東南海人。光緒癸卯(1903)邑廩生。早年與友人創辦時務學堂，兼主《粵東公報》筆政。能詩文，與黃節、陳洵、黃詔平交遊。民初辦《商權報》，得罪權貴，遂於1917年避難香港，在上環永樂街設塾授徒，後遷德輔道中、灣仔耀華街。閒與友人結潛社。後人編其遺詩為《葉茗孫先生詩集》。

55. 葉敬常(1886–1938後)，字鏡民，一作敬民、竟民、鏡文，號夢廬。廣東順德人。南社社員(入社書號碼：739)。三十年代，加入章炳麟之國學會。著有《夢廬吟草》、《客閩吟稿》。
56. 鄒嘯荃。廣東番禺人。能詩，與侄靜存唱和頗樂。
57. 鄒靜存(1874–?)，名浚明，字靜存，一作靜泉，號聽泉山人。廣東番禺人。南社社員。在廣州開設廣信銀號，其子殿邦(1895–1993)承父業，稱名廣州；其孫鄒至莊(1930–)，乃留美著名經濟學家。1921年，鄒靜存移居香港。年六十，汪兆鏞、江孔殷、沈演公、游金銘為之訂《鄒靜存先生六十初度徵詩文啟》。居港島麥當奴道十號。著有《聽泉山館詩鈔初集》。
58. 熊長卿，號復園居士。廣東梅縣人。清末任職廣州《廣報》、廣東精武體育會幹事。民初奉命前往南洋考察。後積極反龍濟光督粵。居港經營茶肆，加入詩社時，年已過六十。抗戰時仍健在。著有《熊長卿南洋雜記》。
59. 劉伯端(1887–1963)，名景堂，字守璞，號伯端，齋號滄海樓。祖籍福建閩侯，廣東番禺人。早年供職廣東學務公署。黃花崗事後來港，任職華民署文案。劉氏工詩詞，嘗與友人創立海外吟社。南社社員(入社書號碼：703)。晚年又組堅社。著有《心影詞》、《滄海樓詩鈔》等。
60. 劉筱雲(1884–1962)，原名峻，又名筱雲，一作小雲，字豫齊，號西吳游俠。原籍江西龍南，廣東番禺人。父為曲江典史，遂占籍廣東。劉氏工書法，能詩文。早歲在新寧主編《新寧雜誌》，後懸壺於香港德輔道，自號薑桂老人。有薑桂圖，名流題遍。南社社員(入社書號碼：733)。
61. 潘蕙疇(1881–1925)，名慕介，原名始達，字袞華，一字蕙公，號蕙疇，一作惠儔，別署惠風。廣東南海人。肄業於南海師範學校，未畢業，赴新寧助劉筱雲編《新寧雜誌》。民國後，來港任職《維新日報》、《中外新報》、《世界公益報》、《循環日報》等，並為《華字日報》總編輯。潘氏能詩文，通醫術。南社社員(入社書號碼：918)。1925年以痢疾卒於香港，終年四十四歲。
62. 潘靜修女史。楊鐵夫之弟子。1938年仍健在。
63. 潘蘭泉，別署懶園、嬾公。廣東番禺人。好茶藏壺，能詩文，與友人區夢良、鄧爾雅等結湯社，舉行茶會。
64. 蔡哲夫(1879–1941)，名守，字哲夫，以字行。原名有守，號寒瓊，別署檢淚、檢淚詞人、思琅、思娘、水窗等。擅詩畫、精金石書法。南社廣東分社社長(入社書號碼：25)。二十年代，居香港九龍深水埗，協助莫鶴鳴打理赤雅樓。與友人聯詩社、談書畫，後回廣州任職黃埔軍校。1937年移居南京。抗戰期間，依附偽國民政府而失節。著有《寒瓊遺稿》、《寒瓊室筆記》、《印林閑話》、《說文古籀補》、《畫璽錄》、《印雅》等。
65. 蔡嘯篋(?–1935?)，齋號尚陶籛。廣東順德人。為蔡哲夫之兄弟，喜金石瓷壺。

66. 談月色女史(1891–1976)，名鄰，字古溶，一作溶溶，別署梨花。廣東順德人。早年鬻身廣州檀度菴。能詩畫。三十歲時，為蔡守副室。南社社員(入社書號碼：1085)。
67. 鄭天健(1900–1975)，字水心。廣東香山人。畢業於廣東高等師範學校。南社社員。擅詩詞，與友人創立海聲詩社、青社。早年任職香港報界，後任教學海書樓、香港聯合書院。著有《水心樓詩話》、《水心樓隨筆》、《水心樓詩草》。
68. 鄧小雅(1901–)，名祖尉。廣東東莞人。鄧爾雅長子。
69. 鄧小蘇女史，一作小騷，字靈修。廣東番禺人。南社社員。崔師貫之女弟子。1924年與友人崔師貫、張若梅等創辦香港養中女子中學，1937年接任校長。
70. 鄧夢湘女史(1866–1930)，名慧史，字夢湘。廣東惠陽人。鄧鐵香(承修)第三女。同邑任翥雲繼室。能詩，工瘦金體。南社社員。
71. 鄧爾雅(1884–1954)，原名溥，又名萬歲，字季雨。廣東東莞人。鄧蓉鏡之子，師事何鄒崖、黃紹昌。南社社員(入社書號碼：483)。擅金石篆刻，工詩詞。二十年代，居九龍油麻地廟南街二百八十號三樓，後移居跑馬地奕蔭街二十五號三樓。著有《綠綺園詩草》、《鄧爾雅詩稿》等。
72. 鄧粹石，名孝祺，號瑞石，一作粹石。廣東新會人。景賢學堂書記員。1924年與崔師貫、鄧小蘇等創辦及任教養中女子中學。約1932年去世。
73. 鄧穉援(1866–1946)，名榮光，原名傑辰，一字呈祥，號梓桓，一作稚援、子援，以號行。廣東南海上柏鄉鄧邊村人。早年師從吳道鎔、方默谷等，清末朱祖謀任廣東學政時之學生，又肄業於廣東法政學堂。後來港任職《華字日報》三十年餘年。能詩文，擅詩鐘。潛社社員。曾兼教於廣州南武學堂、香港聖保羅女書院、香港新聞學社等。著有《法學通論》等。
74. 盧卓民，字悔塵。廣東新會人。南社社員(入社書號碼：83)。善詩詞，著有《悔塵恨草》，陳菊衣作序。
75. 盧諤生(?–1951)，名諤，原名維岳，字逸少，又字諤生，一作岳生，別署騷魂。廣東南海人。前清優貢生。能詩文，擅詩鐘。清末任廣州《國民報》等報政，民初來港任《華字日報》編輯。南社社員(入社書號碼：724)。晚年主持孔聖堂講習會，著有《說孝》。1951年3月1日病逝。
76. 蕭存甘。能詩文，活躍詩壇，宋社、太白樓詩書畫社社員。曾北游杭州。
77. 戲菴。潛社社員。
78. 繆默安(1890–1970)，名鴻若，字默安，一作默菴、墨盒。廣東香山人。康有為之弟子。廣州國立法政學校畢業，曾任法官。由蔡守介紹加入南社(入社書號碼：562)。壯年後從商，經營公路礦業煤油廠。後來港，任香港啟發學校監督，晚隱九龍山，得享高年。著有《寒碧樓詩》一卷。
79. 謝棟臣(1877–1925)。居香港島保德街三十八號。1925年二月初八病卒，終年四十九。

80. 羅月孫。居般含道十三號。能詩文。潛社社員。與莫敦梅、勞緯孟、王子恕等友善，五十年代仍健在。
81. 羅嘯傲，一作嘯璈。習武能文，與陳公哲交遊，曾任廣東精武體育會幹事及《七十二行商報》編輯。
82. 羅賽雲女史，別署雲娘。廣東順德人。南社社員。通訊地址為港島般含道六十四號。
83. 譚荔垣 (1857? -1939)，名汝儉，號荔浣，筆名憂時客。廣東南海人。優廩生。康有為之弟子。清末民初積極參與廣東商會、佛教會等社團及報界，於《羊城報》撰述說部最為矚目。曾出任廣西巡按使署政務廳長、廣西岑縣知事。1919年任香港《中外新報》督印人，又任《華字日報》編輯。性喜俳諧，能詩文。1939年撰有《孔學臆測》，連載《孔教月刊》。
84. 譚嘯公 (1886-?)。1925年初移居廣州。
85. 聽濤。姓名不詳，潛社社員。
86. 管盦。姓名不詳，能詩詞，與楊鐵夫時有唱和。

A Study of the Northern Mountain Poetry Society in Hong Kong dur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A Summary)

Ching Chung Shan

In the autumn of 1924, Mo Heming 莫鶴鳴 and Cai Zhefu 蔡哲夫 (1879–1941) organized the Beishan shishe 北山詩社 (Northern Mountain Poetry Society) by incorporating members of the Qian she 潛社 (Abstruse Society), the Zhulin shishe 竹林詩社 (Bamboo Forest Poetry Society), the Nan she 南社 (Southern Society), and other local poetry societies. Those who responded to the call for submission of poems ran over a hundred, making the Northern Mountain the largest poetry society of the time. Using the *Hua zi ribao* 華字日報 (Chinese Mail) as a writing platform to encourage versification, they met weekly at Li yuan shan 利園山 (Lee Gardens) to compose poems depicting the fine gatherings and scenery there. Mandarin garnets, intertwined banyans, tea, moon, plays, and chrysanthemums are all common objects they composed on; embedded in the poems are their aspiration to bring out the best of the Chinese culture, their feelings towards homeland, and their concern for China's future. Their poetic style is elegant and proper, resembling that of the Song dynasty. They also advocated the writing of response lyrics. In composition they emulated the ornate style and profound feelings expressed typically by Wu Wenying 吳文英 and Shi Dazu 史達祖. In the summer of 1925, the society was forced to disband as widespread labour strike broke out in Guangzhou and Hong Kong. Since the society lasted for less than a year, not much of its literature survives. Using the poems and lyrics 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Mail* and the *Nan she Xiang ji* 南社湘集 (Gathering of the Southern Society in Hunan province) as basic source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and the features of its versification to shed light on the vicissitudes of Hong Kong literature during that time.

關鍵詞：北山詩社 南社 蔡哲夫 利園山 香港文學

Keywords: Northern Mountain Poetry Society, Southern Society, Cai Zhefu, Lee Gardens, Hong Kong literature